



說學齋稿 下冊



稿其臨川危氏家譜序

乙丑莫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縣者由諱悻

而下七世列為支三居臨川縣者由諱忱

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而以始封江南之

祖冠其端信州刺史府君諱仔倡別改為

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後其出處行事

錄其大概昔閩之宗有字福可者諱不知常

修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郎

延平馮公夢得序之從曾祖諱浩又修
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序之當宋末未
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其志而
未脩素在童子時請于太父願具列而藏
焉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
四明袁公桷序之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
族得舊圖于是所謂三十六支者始得校
計其論失益詳焉卷氏之始莫可稽或謂

周武王之妃感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
誕而難信然疑若未可以遽削也撫州刺
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宋淳化以來以明
經述文擢科第仕于朝于郡縣者甚多也
今則或有失其名或有絕其世可悲也已
嗟乎微而大大而微賤貧貴福之一去一
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至于讀詩書
之澤樹忠孝之節惡可以衰盛而易其心

哉知不可以衰盛而易其心則吾宗之自
最其能以已耶謹志于首將以戒我後之
人泰定二年歲在乙丑正月蘇公去
今聞公亦矣其故為有然其世世悲西
豈豈文豈採策耳不陳于後繼者甚愛也
史所公之事高矣而自來喜公心來以與
其而公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固是王公之政也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趙平猺六策序卷酒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予以
縣民常造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君
中立字宗道所著平猺六策予錄之藏于
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
元帥府令史上其策江西行中書省行省
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
策遂為空言其可哀也夫子得其書十有

四年矣而徭獠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劊作
甲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奪人貨貨以至
勞廊廟之經營罷州縣之餉餽彌年曠日
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
者乎不然何其久之未息耶儒者之論必
曰先教化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
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識時務者謂之
俊傑然則宗道之策甯可廢之乎嗚乎宗
道已矣其負能尚氣槩偉然竒男子世豈
難覲也苟有能知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
除外患起立殊功夫豈難哉然則宗道猶
不死也宗道設其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既
長能勤學哀其父之不幸從予求是書襲
藏之以俟知者因并序而歸之惜予文不
足以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西平矣而猶猶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
天以醜氣當此宗盛卒和乎三十有六云
身年自始起此昔因非感而歸之計乎天不
是推漢學文其父之不棄舉云求吳書鑿
齊取也宗當其是名也取也者為全期
和以漢武是初也夫魏漢漢因宗當
漢魏也尚其謂其合而求其義也
蓋曰矣其負謂尚廣其新其音畏也世豈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山名即楊氏世
居之蓋其先自唐景雲初來守撫因家臨
川縣長甯鄉之小邾里其六世孫曰浩始
徙印山浩從弟文林郎潭州節推官設嘗
修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修之襲而藏之
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之十世
孫曰應泰曰三杰曰和也書之者十一世

楊氏族譜序

甲戌

孫敏也應泰又請于故翰林學士吳子奎
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子勉之立
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為詳
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
予讀宋侍講學士與無揚公序其家譜分
新昌院淮^南蜀院閩院丹陽房滎陽房其
先固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
遠者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

公顯于平學于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
道于東南門人弟子率皆濠傑竒偉之才
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哉文元公顯
于四明學于臨川陸氏高明純一進道不
倦雖今之學者棄而弗講然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焉可誣
也為楊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
學若何而可也耶于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

而自得焉則將光明赫奕不止于今日所
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然豈
直楊氏子孫當思之耶天下後世之尚友
古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予厚善來徵續
書其後故為之書題以高麗於其書不

夫新送琴師張弘道序

甲戌

樂何為而作也將以養人之性平人之情

宣天地之和而已先王之澤熄樂經論亡

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乎其情所謂天地

之和者往往變為乖沴無可得而宣焉是

以其器雖存其聲雖尚可以追考則亦吹

竹彈絲敲金擊石而止耳苟求其本則何

能得其依希存其彷彿哉琴在樂中為絲

屬可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宗宋
少師楊纘氏毛敏叔氏諸人所度曲謂之
浙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為江譜故
浙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
同如此以此觀之將見愈變而愈新愈出
而愈繁溯而上之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
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感也
夫豫章胡子泉為予言臨川立妙觀道士

張弘道能琴將負琴以遊請予言為贈予
將有所質于弘道今夫合木以為器綸絲
以為弦其聲萬變千化焉且聲之出也其
果子木乎于絲乎于木耶無絲不鳴耶匪
木無聲是何與古之樂作鳳來儀獸率舞
勿論已後世蓋有精于此者亦能使帷裂
瓦飛鳥翥魚躍景星列卿雲出甘露降醴
泉誦若此者又何與是必有道矣弘道亦

嘗思之乎思而得之則子進乎技矣

武非為齋魚致景聖似機雲出甘霞新題

州論曰外世遠前蘇子出卷亦謂外物終

本無聲與何與古之樂則鳳來謝博率獲

果子木平十絲半子木取無絲本謝非也

心為其贊萬變平心為其贊之也其

然休時贊平時豈不夫合不而為其贊

泰代鼓韻琴世為琴其豈靜忘言為韻本

送曾君靜從軍廣西序

元統二年夏汝甯章侯以處州路萬戶鎮

撫州出征黎人有功陞廣西兩江道宣慰

使司都元帥將之官先還撫南豐曾君靜

告于侯曰其書生也兵法雖非所習于先

生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猺獠崛疆未息

請從君侯行侯曰諾于是與其素所交者

別其友危素為之言曰壯哉曾君之行也

夫儒者之學于古也豈欲浮沉里巷而不
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時不可也
今曾君有其時矣予嘗識章侯蓋精敏謙
和疏暢明達人也則曾君之在軍中也宜
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
旅其糗糧以事夫斬馘俘鹵騷動南服之
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體至重也彼
區區之猿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鼠竄曠歲

彌年而不解傷夷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
耕者不安于田里商賈不安于道路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然而人性之善蓋相近也
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害就利愛親
戚畏死亡一也今欲苗孳而獸獮之其間
豈無脅從誣枉而不能自直者使之玉石
俱焚則有可哀者矣為有司者盍亦自思
其撫馴之果盡其道與漸摩之果盡其術

與抑未盡與計其民生長谿洞之間曷嘗
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震
以威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
天下者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充
國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吾曾君嘗
誦先生之書而知此誠得焉馬一匹從以數
老兵將元帥之命播朝廷德意諭以禍福
使之知恥而自新則長鎗大劍可以示弗

復用矣于是刻石以揚天子之威靈以
紀元帥與羣執事之功則曾君又能琢雕
文章侈大而張皇之顧不偉與顧不偉與
若夫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足為曾君言
也

與斯未盡興計其成生長谷洞之明百嘗
一日而周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愛
以威則質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
者下者內中國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充
安氏與凶豎不盡吞命豈亦其為曾安言
文章為文而賦星之隨不朝興隨不朝興
然天相興羣情事必如限管管必如指和期
鄭用矣不矣陵亦必如限管管必如指和期
雞其送史縣尹詩序

丙子

君子之於小人察其所趨而已至若見之于
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為與不
可為勢不可為而強為之時之不遇而強
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
仕于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
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遇矣然而人心風
俗之變久矣服勞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

附郡者其難猶甚焉毋論其他姑以吾撫
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需咸
取給焉為長令佐貳者郡之吏苟非常學
問者莫不頤指氣使之至于郡之皂隸亦
平視或反相訕侮送迎餽贖日無虛晷于斯
時也欲少徇其誅求而苟免于譴責遣遣遣
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知理喪其節而
隳其名者相望也君子深憂之吾是以為

難也或曰此一縣爾而謂之難則漢唐之
長安洛陽宋之開封彼其貴家大族相陵
壓事又煩劇則將不為乎吾以為不然彼
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望尊而勢重
也望尊而勢重則號令之發若霆厲而飈
馳未易撓其勢也至若今之為縣則大不
然上官制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强者得
以把握之甘心于汙穢枉已而從人可幸

無事若稍鼓其才智襟其操行毀辱不旋踵而至矣雖君子不以利害成敗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于明哲保身之道亦靡不盡焉嗚乎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遼絕哉若真定史君景讓昔之令崇仁也粒粟縷絲以上無所受于人家種田于沔陽收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題老崇仁亟稱君以為今之廉吏也

豈易得哉及調臨川猶在崇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為者吾不敢不勉為之若其勢有不可為者詎可易而為之哉是以終三年而上無所迫責下服其長厚今其還也咸惜其去而不留作歌詩以送焉予聞察司有侯任風紀者烝民之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為君歌之矣

公案若稍數其才智操其操行及身不
於山直衛心世身直以牙舌直者為得
自有起至風喻皆無天等語多難有開
為計其去而不留亦得語以近無何開
非也上無所與責不期其是與全其
直不可為者謂百馬而能之為是也
可焉而能者謂百馬而能之為是也
豈能辨其為之階朝世而為宗二
豈能辨其為之階朝世而為宗二

送陳子嘉序成寅陳子嘉序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
才無分儒與吏也自有儒與吏之分為儒
者高設名理而不屑于小物故常近乎迂
為吏者深拘文法而不求其大體故常近
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
相詬病若柄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
者明體適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

之初天下豪傑乘風雲而起者衆矣然皆
布列乎朝廷以謀大事發大議至于郡縣
往往荷氈被毳之人擐南下馬使為守令
其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
悉究是以取嘗為昏曹者命之其文書上
又詳指說焉彼昏吏之患中原吾不知也
揚以南北輩嘗賤且阨于前代一旦得用
如猛虎之脫檻飢鷹之掣講其勢不得而
禦之由是視賄賂為權衡或更一字而生
死禍福其良民或援一例而聾瞽鈐制其
官長使聖君賢相子惠元元之意不得播
其下而疲癯殘疾鰥寡孤獨有不勝其困
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識者取學校諸生
叅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觀感可
謂仁厚矣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
崖岸時與儒生講說詩書禮樂以風動其

人顧不趨歟其不然則反謂儒者不能巧
牢籠而工諂事乃擇其貪黠者黨詐譎張
肆其貪噬者有焉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
吾之學足以治其家國天下屈而居下常
自悼矣不得于上山林而已何至挽首包
羞低回隱忍以自辱哉甚者反舍其所學
而以趨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其實非
也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
下也以禮下之事上也以忠夫如是其民
焉有不被其澤者乎大梁陳君子嘉工舉
子業使羣進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舉
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
賢者盖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
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
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學者之事也乃
來江甯省其親而後去予嘉陳君積學而

有才色溫而氣和故歷道其所聞以送之
使下以禮吾望于六安之大夫焉事上以
忠吾望于陳君焉請書以為序
蘇學宜肅論六安孤城朝臣曰古之望且
寶者蓋存焉也夫若此而為序則亦何
難學宜肅論六安孤城朝臣曰古之望且
王業對策於首屆高第西林舉
無不其難於此舉也夫故其
不也心野下之律其少也夫故其
在重釋洙翠屏文集序賦
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君愛國之心
與生俱生假使鐵旋頂而此不可磨滅為
之廢書而嘆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彛好是懿德豈不信夫論者謂釋氏
之學遠去倫紀其然乎宋慶元間小人用
事若福王趙忠定公以宗室為賢相擯死
湖南一時大賢君子相繼去國而吾朱子

楚詞集註之作蓋為此而深致意焉千萬
世之下聞其事讀其書者感慨係之矣而
王之鄉人番易僧景洙後百餘年好表其
事不與書之是非忠君愛國之心秉彛好
德之善昭明不昧其能然也使洙師生于
當時必能上疏正言如四明楊文元公投
劾去官如番易柴獻肅公豈不增夫綱常
之重而公論不至若是其掩晦矣雖然傳

有之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于既死則韓

侂胄張釜之儔死而有知聞洙師之論斷

豈不局促愧懼于地下乎吁為人臣者亦

可監哉泰定三年洙師示寂又十年其姪

伯玄掌書記于大龍翔集慶寺予東遊海

上過金陵暇日出洙師文集而觀之而嘆

其于世道有補焉玄之言曰洙師姓江氏

蚤孤有賢母蠶績以資其從師聞里有善

記盧仝月蝕詩者亦其禮幣使往學焉其
篤教類若此故師亦刻厲精勤六十餘年
不廢書史是以該洽深貫而尤邃于易玄
將擇師之文凡若干卷與好義之士刻而
傳之其志殆薄俗所罕見故予為序云

張文忠公年譜序

記

郊

故贈摠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賓國公謚
文忠張公年譜一卷素所譔次叙曰古之
君子其出處進退豈苟然哉立人之朝食
人之祿必憂人之憂其志在于天下國家
而措心積慮不止乎其一身而已如此然
後有以建立于當日乘休于無窮焉彼未

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斯孔子所謂鄙夫
夫苟得鄙夫而用之則君人者將何賴哉
自昔以來居高位耽寵祿之人礪滅湮沒
不可勝數惟忠君愛國有德有功者能自
見于一時雖更千萬世之下其生氣凜然
足以使夫頑夫廉懦夫立不與死俱亡也
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豈不信與公諱
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年少從石師力學遊

京師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一見而竒其
才辟為掾曹由歷踐華要為堂邑時有惠
政在民拜監察御史力抵權臣叅議中書
諫作燈山君相方將用之公以親老辭歸
田里以吏部尚書召不起居喪有詔起復
又不起泰定間屢召皆不起文宗即位
除翰林侍講學士尋改陝西行御史臺中
丞公乃幡然曰西土旱灾久矣其民苦飢

謹吾甯忍不為之起乎散其貨財即日就
道凡所以為其民計者無所不用其至竟
以憂勞薨于位海內惜之噫觀公之去就
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也耶
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耶公
之文有雲莊集四十卷既刊于龍興學官
經筵檢討魯郡藥公旭復掇集中之文
關於治教大體者為若干卷別刻之以傳

素在草澤聞公行義既久至京師又從公
之子秘書郎引盡取所藏名卿大夫士紀
述交際之文及公行事履歷通載為此書
周雅有之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下後世
有志于自任者尚有所考觀焉故并為之
序

雖吾前志不為之起乎散其賞財即日就
進凡所以為其民計者無所不用其至克
寧受勞惠于位海內情之遠觀公之去就
肯以于自刊者尚肯為之乎蓋文
微非自文內以東漢致吳續縣天示縣世
無文新之文又公之事與聖直蓬為出書
之子蘇書明存畫如蘇公賦夫夫士論
素武草華開公于義門文至京師文然公

武伯威詩集序記

詩之作夫焉有格律之可言發乎情止乎
禮義而已王澤久熄世教日微於是代變
新聲益趨于浮靡何能有以興起人之善心
懲創人之逸志也哉故共城邵子曰刪詩
之後世不復有詩矣今讀邵子自序其擊
壤集深有感于斯言也蓋嘗欲仿其體而
為之又退而思邵子之為邵子其始學也

冬不疆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將以去
已之滓久而玩心于高明知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至于安且成必造乎此而後
邵子可幾也區區模擬其文字語言之末
則豈希聖希賢之道乎及問學四方來京
師聞武君伯威甫閉戶卻授徒於家條然
深坐不接世事他日其門人山東牟謙持
伯威甫詩二編來請序余反覆讀之其詞

眈眈篤實曠曠高明志學於邵子者也嗚
呼斯道之將墜于地也久矣諸子之言千
蹊百轍總之不離詞章訓詁異端三者波
流卑靡出彼入此所謂思誠慎獨集義為
仁之訓能寔知寔踐乎此者蓋鮮矣伯威
甫有志于其遠者大者豈不傑然拔去流
俗哉則其為詩固非雕琢章句流光風景者
之比余故喜而序之伯威甫宣德人大德

間以神童貢于朝有節海甫宣與以無
音學於成均歷翰林中瑞司典簿丁內艱
服除授汾西縣尹遂不復仕夫仕不仕不
足以論吾伯威甫余所喜者喜邵之志不
孤也燕出燕入此祖語思婚對辭兼泰高
難百難歷心不難同章陪話異繼三條或
和陳蓋其對對老對也又與對老多言十
州州蓋實勤勤高所對學及後五卷少詞
昔本趙鈐轄傳序其與上並林一蓋士自
太廟都監閻堦謁素而告曰堦之父故趙
姓而繼閻氏既而世父一又學浮圖法吾
父憂之乃以吾兄軍來為之後然後吾父
安焉此書者趙氏七世祖府君家傳願為
之序按府君諱伯深字逢原秦國康惠王
德芳六世孫也府君之父子徇以德州兵
馬都監戍棣州尋左遷監無為軍稅府君

奉其母張歸汴值金人陷京師府君遂失
母獨與乳母走吉州居焉建炎二年府君
之父起為虔州兵馬都監而父子始相值
紹興八年府君舉進士監吉州安福縣稅
後十年父以建昌軍兵馬都監府君日念
母日飯道士覬為尋訪二十一年會曾慥
安撫四川辟府君幕下行次棧道前行
者奔還言有虎當道廼止逆旅一道士自

西來告府君曰而母為瀘州曹鈗轄婦生
二子而曹死忽不見問後至者則曰寔未
嘗見虎府君自慥勾沿檄至瀘訪得之遂
迎以歸又後十有八年而終賦詩美之者
田慥而來至于今二十有三人題而識之
者由丞相周必大以來至于今十有八人
府君之傳則淳祐間通判某州事潘忠恕
所撰也嗚呼當宋二帝北行之日宗屬妃

嬪罹禍者三千餘人他王侯以至庶民遭
俘虜者不可勝數高宗播遷僅保微緒於
東南亂亡之後能若府君之母子相失而
復得百不一見也非誠孝之心上通于天
詎能然耶素讀中興以來宗室列傳不著
府君之事則史氏不能無憾矣先是其宗
士嗽嘗錄羣從之言行曰玉牒勝設多文
采風致之事使其及見府君之行而書之

則于天典民彝豈不有所係乎哉府君之
沒書七言四句詩若安于生死者其有得
於修鍊之術者與慥通于神仙說所著書
往往而在府君之傳其自慥與當時程氏
之門人流離死徙使府君及與之見其不
能一變至於孔孟之道吾不信也我師之
取宋大戰厓山秦王之後孟者赴海死
其子由儕伍感奮力學善事其母今居南

豐素將錄府君之傳以寄之併為之叙云

項宋大澤... 惟一變至... 之所入... 卦卦而... 未限... 天... 言... 借書錄序

借書錄序 壬午

余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多藏書國初罹

兵燬無存者其存者不多見故物考記方

鬻亂先天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

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

未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

問遺姍族應接賓友其羸悉以市書妻子

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

二十年然摺拾纖細書亦不能假抄或久
留而不怨或數請而弗拒故於天也日月
星辰風雨霜電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文
武忠烈戰伐攻取寇賊姦宄之迹於地也
山川郡國城郭冢墓草木昆虫之物靡所
不載反之於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
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書碑刻稗官
小說方技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顧
素之樸愚固陋而窺萬一於其間皆諸君
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
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則諸君
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
併附其家世名氏出處為借書錄以示子
孫

太平十策序 壬午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

綱目開經筵以廣聖學廣儲蓄以備水旱

行錢法以助寶鈔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

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

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彛通資格以任賢

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史

忠王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參議何庭

蘭世稱能使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
議沮之不報余嘗賞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
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草茅其慮必周于
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
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
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
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策然可
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
皆自詭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常談視之哉
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
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
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
因閱其藁書以歸之

山菴圖序癸未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
居歲旱禱輒雨蓋人迹罕至之處延祐中
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於先天觀風月
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
遠也徘徊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
先生之來余家雖鄰境距其地不數十里
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

私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
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
入雲漢則其幽曼又可知矣方外之友曰
方壺子者蚤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
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
觀天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
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
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

山圖以慰之彥輔君國人隱老子法中而
善寫山水鄉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
上覽而悅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画
並觀幾莫辨矣然其画人所罕得雖遊從
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
好名画以自娛玩欲得其画而張君終不
肯與他人可知己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
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戀祿于朝

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使不忘躬樵
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
於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
其古之交誼然耶歐陽子思穎之詩曰及
身強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携則余之
菲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
候我於仙岩之上游哉書其後以要之云
爾

夏小正經傳攷序

甲申

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救大
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
思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書
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
至于泯滅况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
之政生民之業列具于此學者可不務之
乎句章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

傳攷句證以山陰傳氏本及采儀禮集參
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
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於
傳文之下脫行者列敘於後即其采撫之
詳訓話之密非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
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章得是書於君之
子塾孫讀之旬日延因其請敘於篇端

君臣政要序

乙酉

至正元年九月

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召翰

林學士承

旨臣夔學士臣朵忒直班崇文門少監

老傳勅翰林侍讀學士臣鎖南直學士

臣拔寔崇文太監臣別里不花少監臣老

老宣文閣鑑書函博士臣王沂授經郎臣

不荅寔理臣周伯琦等譯而成書又勅宣
徽供其稟稍越三月書成又勅留守司都
事臣寶哥以突厥字書之臣嘗讀唐史開
元元年晉陵尉陽相如上疏崇天四年
帝覽而善之今攷此書相如為陸渾尉進
書在開元十三年疑史失之也書載召為
左拾遺其制詞猶在蓋史略之也由此觀
之史其可盡信乎其書拳於興亡之故

反覆乎天人之理忠厚懇惻出乎愛君憂
國之至誠道揆法守於是乎在且樵夫之
言聖人擇焉況其著書立言有可傳於後
者乎臣竊稽相如進書之歲東封泰山告
功皇天天下極盛之時曾未數年鑿興播
遷國勢危從馴至於極亂矣是以古之聖
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夙夜憂懼恒
致慎於斯故知之而必行從之而能改斯

可也向使冠冕之而必以之而論如棋
玄宗篤信而允蹈之者尚安有天寶之禍
哉臣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掩卷而三嘆焉
宋臣蘇軾縉馬唐陸贄奏議以進而曰若
使聖賢之相契亦如臣主之同時泰山
陛下照臨萬方作新庶政思以承億萬無
疆之休迺御延閣爰出是書但以精微達
諸國語聖心之所在有非淺見薄識所能
窺其萬一也臣素執事經幄身親見之迺
因臣拔寔所訂重加校讐疏於其下藏之
中秘以備一夕之覽故得竊述其區區之

志云

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卿魯翰林少撰
陳君祖仁子山經是檢討志素太極詩錄
今元朝事陳君及素從書曰史官修撰余
君廷心定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於是

可也向使

玄宗為信而尤獨之者尚安有天實之禍

我臣請其書未嘗不為之掩卷而三嘆焉

宋臣蘇武繼馬唐陸贄奏議以進而曰若

去去賢之相契亦如臣主之同時

中雖以創一而文之其姑與發其國耳

因引其真誠信重其文豐其其不為之

與其萬一也引素持事端則良難與之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焯

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為大元至正三年

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

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

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樸請錄

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撰余

君廷心寔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於是

君廷心寔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於是

顯曾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
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
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城守兩
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爲立傳
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
今其傳既上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爲
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
先錄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
參以野史稌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
孫往往才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悼哉
而顯曾獨惓惓焉於此懼其先德之不傳
可謂賢已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爲當世
之用此錄蓋不待叙而傳者然素讀宋禮
部郎官鄧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
道士收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
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嬰兒四百而已

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之事
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
將呂文煥由常向臨安先是左丞阿荅海
攻之月餘不能下會守臣趙與鑑稱病溫
入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落無籍人也適
寓常與錢嘗者詐稱郡官開城迎降降
書首署錢嘗而未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爲
長良臣遂守郡嘗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叅

知政事姚公希得之子嘗以知某州家居
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復常州事聞
丙申授嘗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州
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
月戊辰時以其戢起復加奉議郎于是樞
密院都統制劉師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
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撫使殿前都
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遙郡觀察使

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金將淮兵二千
來援文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鼇奔愬
乞援天祥義之使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
五千人會於五牧全往橫林設伏於虞橋
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牧
華掘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軍華力
戰自辰至未華軍死於水者不可計至暮
大兵遠出華背曾全謝雲胡遇曾玉先遁
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隔岸不發
一矢華軍度水挽舡全斷挽指於是多溺
死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宵惟尹玉殘軍五
伯與太兵角皆并力死戰無一降者質明
易崇等四人脫歸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
矣全淮東債將也嘗從許文德復清河兵
已入城全鳴金散衆文德不敢以斬將自
專送之帥閻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并

置敗將於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於陳
宜中宜中又免之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姑
斬曾全以狗耳目呂城之敗城中短氣猶
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籍偶語欲
進異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鴟
飛鳴逆城中下衆疑其妖何大軍有鴉
鶻亡集城上請以善馬金帛償之師勇不
予與淮將謀卜十月丁巳率勁兵突圍出

戰乙卯伯顏親率二十萬衆抵城下急攻
北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屬地分將
張起離所部謁神祠大兵自起所守處登
城軍士不見主將拒闕不力城遂破撥發
官傳忠導師勇以數百人開東門拔柵踰
塹而去師勇弟馬墜塹躍不能起師勇遙
舉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
比至平江才十一騎云安節善用雙刀率

死士數人巷戰及左股斷猶手殺數人大
兵脅之降安節大詔曰汝不知守合州王
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吾先
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
常州宋睢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
死者皆忠義之鬼哀哉哀哉詩曰山河千
古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
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

提封舊撫膺三嘆吁縱火自焚公調兵巷
戰敗歸坐聽事左右牽馬請由小東門出
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堂上
慷慨不屈死於所居之位是時淮軍死鬪
人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
淮軍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拉且
前且鬪殺數十百人乃斃莫謙之者宜興
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不降

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卹之典贈麻士龍
正任高州刺史一子承信即尹玉濠州團
練使立廟贛州一子承節即賜田二頃王
安節保定軍承宣使謚忠蓋二子大使臣
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二十萬田千畝姚訐
龍圖閣待制公得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
一子將仕郎皆立廟莫謙之武功大夫昔
聞儒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亦

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
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
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爵
之而未嘗不歎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
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
表正民德崇世功非淺見俗識者所能測
也仰惟今之事跡而命書之禮儀則天
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死節

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得因羅放失夙夜
兢兢故常之事得而脩書之然猶恨死者
多逸其名氏為之永慨而已碩安得家有
賢子孫如顯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
寒素既祿食歲連稔頗多積粟鄉人之乏
食者以衣來質而以粟與之頗歲不贖之
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有三日公
生之日應元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
裝以入城稱壽因犒軍士畢公曰吾必死
于此矣吾宗不可無後汝歸守坟墓毋復
來泣別而出故應元既請援督府又傾家
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子
協購求公遺文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
焉顯曾之生協稟命其父以製名字以景
忠訓之曰顯曾者汝顯其曾祖也景忠
者汝景慕曾祖之忠烈也汝其識之及

病革遺言曰汝毋忘重闈之養及名字之命顯曾於是泣曰不敢已而目不瞑顯曾泣曰不敢忘遺訓也廼瞑時顯曾僅年甫十六故顯曾克篤誠孝久而弗懈余讀其照先之錄亦每為之廢書而感泣也夫時至正六年四月既望史官危素序

蘇氏送葉庸生序

丙戌

身到晉寧世之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於是錢唐葉公驟致政府賜秩二品當是時國家初一天下立法垂制公周旋其間多所裨贊後六十年其孫庸字子中循格補國子學弟子員將歸省其親京師之名能文辭者各賦詩送之會余為助教其同舍生為請為之序余嘗修宋史按公為京

學諸生時賈似道方柄國行公田以厲民
未幾慧星見公率同舍生唐棣葉鴻蕭規
等上書攻似道不少置似道怒甚收公等
下獄會劉良貴尹臨安承一時之風旨鍛
煉不遺餘力棣鴻規皆死樗楚下獨公達
廣南貶所似道既斥公乃得生還而宋之
國事去矣公既負才氣遭逢治朝功名顯
赫於斯為盛所謂興王之良佐皆季世之
棄才有不信然與今子中之來遊於斯也
天子仁聖大臣宰相無失德異乎公之時
也故子中亦斂然自守明經修行以待國
家之任使而已矣嗟乎公之祖若孫俱學
校諸生也其所遭之時不同故所歷之事
亦異斯命之有幸有不幸者焉也子中他
日之央對策於大廷者所以忠國愛君之
蘊行將布露無隱矣傳有曰公候之子孫

必復其始吾于子宋有望焉公刻之於終
日之老健兼休本其者故也出國為書之
亦異博命公百幸亦不帝實德也子宋出
效論書也其併盡之謂不同於世也之事
家之封烈而子矣對平公各所苦然則學
少為中亦應自吞即聖也也也也也也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侍講學士揭公
扈從灤陽客有以李君卿妻孟貞節為言
者揭公為之賦詩而一時諸君子相繼有
作素亦賦焉灤陽在古為絕塞然秉彛之
在人心者無間于古今遠邇也當是時婦
女之有貞節夫豈無其人而傳記有所不
及載者非可惜哉願今其地遂建都邑天

李節婦詩序

丙戌

夫素之言幾於直

子每歲一巡幸事有係乎風教者有司不敢不以聞以故旌其門者相望於閭巷若孟之事又得學士大夫為之紀咏以傳諸天下由是觀之雖其命之不幸然猶幸生於斯世者也且夫夫婦婦其萬世之常道乎隋李德武妻裴淑英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傳記耶善夫裴之言幾知道者雖然自先王之澤熄世固有夫不夫而婦不婦者則孟之所以少喪其夫不復他適又撫其子至能服官從政宜乎見稱于君子也刑部侍郎襄陽王公彥寶屬素更為述之殆將請朝之宗工碩人咏歌之以為世觀勸王公刑官也豈不曰出於禮者則入于刑乎其所以防範其民者是蓋得夫法外之意者然則王公亦賢乎哉

詩序
送湖州吳教授詩序
丙戌
天下之務善天下之俗其效莫著焉後世
之學幾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其
歸不足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
者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

送湖州吳教授詩序

丙戌

亦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
以致其用有國家者設為庠序學校之教
亦曰他日取才于是而任使之故有以成
天下之務善天下之俗其效莫著焉後世
之學幾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其
歸不足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
者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

能攷藝選賢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因之
事皆在所當學故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何
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有見乎此其教吳
興者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是時湖之學多
秀彥及為政又皆適於用蓋先生知夫道
與器不可離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
不然歟新安吳君輔分教于湖吾固知君
之能振先王之遺法於已墜將見湖之士
彬彬而出無媿於古昔則君之政業當樹
立于永久矣

送鄒景孟序

丙戌

道家者流鄒君景孟自江南來京師訪余

曰予知吾里中二仙之事乎有超然子者

為之傳宋尚書謝公又為之書超然子既

自隱其氏名謝公余所嚮慕者因取而讀

之蓋陳太素者字靜甫新喻人時新喻袁

屬邑也雄於貲少即求導引之術隋大業

間遊既沅湘值蜀郡羅太冲元真者史臣之

子連試春官不中第因棄家遠遊陳君與
語甚契乃同之武陵尋陶靜節先生所記
桃源者聞王能尊師居華隱不知其年隱
見莫測得辟穀之方然善飲酒醉則放歌
于道或竟卧終日二君往見焉頓首咨叩
久之尊師曰世之人沉冥於聲利安知遺
世絕俗之事哉二君請益力乃期以後三
日至至則授一卷書曰行之不倦仙道可

莫蓋鍊白石法也復見何仙娥於長沙娥
使還新喻用其法煮白石十有二年石
不壞俄二泉湧出取以煮之石化為霜二
君服食而冲舉所坐之石悉成玉屑唐武
德二年八月望也邑令為作白石觀已而
飛茅墜地三日而生長可尋丈又作仙茅
觀貞觀九年居人見仙仗出于雲端云宋
徽宗時賜白石額曰善應仙茅曰洞真紹

興二十二年縣尉韓顯祖作亭泉上榜曰
鍊石泉主簿趙儼之為之記此其顛末次
第之可攷者景孟學于山中篤志道術蓋
二君之登真且將七百歲矣遺風流俗庶
幾未絕泯滅夫學仙之事論者恒以為茫
昧不可詰觀二君之所就何其異哉彼文
成五利熒惑世主者固可疾已乃若崑棲
谷遁之士服食而引年視世之顛迷於汙

濁膠鞮於旦暮豈不有間乎景孟歸其鄉
宿留于仙茅白石之館二君之逸軌固能
追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書栗仙二字
以遺景孟則所以期之者不涉凡近可知
已

承宣集序 丙戌
承宣集者宋政和間朝請郎權發遣南雄
知軍州事周公鏐所著也叙曰吾讀周官
書所以治其天下國家大綱舉而衆目張
可謂密矣後世一切偷安苟簡之計授之
以一縣一縣之事有所不盡知授之以一
郡一郡之事有所不盡知任之以天不能
盡達夫天下之事者盖愈寡矣其故何哉

蓋當世之亂離則兵革起而有所不暇為
世之小康則虛談勝而有所不屑為於是
乎率皆墮于因循苟且之習政有所不舉
法有所不行凡舞弊以乘民者一聽于胥
吏馴致之久民情愁怨天灾流行其禍不
至于敗亡不止也公以弘深之學剛正之
氣通練之才所歷皆可攷見其成績晚起
廢斥守此州著為是書而有日成月要歲
會之遺法焉故山陽徐先生積亦屢稱公
之為政觀其書可以見其志焉公去南雄
百八十年而宋亡此邦遂歸
皇元職方累聖之深仁厚澤被於遐方為
牧守者固多慎選其人故世殊事異其設
施之道有因有革不可比而同者然公之
書久將泯沒言不忍使之無傳焉會東平
岳公齊高以名進士守南雄而廬陵劉君

楚竒自中秘出為郡僕長皆好古乃錄其書請刻諸學宮余嘗為史官傳公事請并刻之懼余之言不足以重其書又請順慶守麥公敬存為序以冠篇端麥公南雄人也序公書為宜嗟乎余之惓惓于此書愛其成幾有周官之意故反覆道之覽者推其類盡其材則事功可立矣

孝經章序 丙戌

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子卓所獻

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是故不列于學宮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立所註今文司馬貞力主立註惟劉知幾主安國傳於

是党同伐異爭論譴起唐明皇遂註今文
刻石長安仍詔元行冲撰疏自是以來祖
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時
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暨信
州袁正肅公近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
不從顏芝本唯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
吳氏而存之王卹之勉註書甚夥晚乃用
力于孝經章分句析條紀粲然博攷諸家
之說擇其要者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
為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
度縣斷於衆說紛紛之中非篤信精察者
不能然也夫孝之為行大矣推而行之其
道薄矣王君其善錫尔類者乎王君曹南
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勤學尤可嘉已

是党同伐異爭論蓋起唐明皇遠在八人刻石長安仍詔元行沖撰疏自是以來述人封至太魯迄矣而明皇亦何嘉之之當轉矣王臣其善辭亦賤者乎王臣曹南初道無少夫等之辭曰大矣耶西也之其夏然猶然老翁餘餘之中非其辭辭辭蓋泉鑿乎心九書購之千端之不而致類之者林其要者句而釋之而大要也者乃

六朝新江送別圖序丙戌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

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屬其孫曠同知諸

暨州事方以事往海中待之久而後還鄞

之士君子聞素至甚喜無貴賤少長日候

素於寓館所以慰藉獎予無所不至其退

處山谷間者亦褒衣博帶相携來見館名

涵虛唐秘監賀公之故宅下瞰月湖後枕

碧社方盛暑清風時來坐有如嘉客勤故文
獻之邦距行都不遠往往能言前代故
寔又各出其文章如遊瓊林瑤圃粲然可
觀驛吏愕眙相語向使者之來未嘗有賓
客如此之盛也及訖事而去顧瞻山川為
之徘徊眷戀者文之明年史越王裔孫文
可因葛邏祿易之至京師寄鄞江送別圖
以相遺其士君子又皆為詩若文以題其
上素何以得此哉素山林之鄙人也學未
卒業以貧干祿無寸長以自見且非有尊
官峻爵以聳動乎當世遯其先世又未嘗
宦遊此邦而有遺愛在其人也何鄞之士
君子待遇之隆一至于此耶豈殆有夙緣
耶此圖蓋陳元昭所作筆意高雅其不同
於凡品也可知觀其紙猶是越王所蓄皆
可葆也史館歸時日已暮矣余因誌其後

使兒子謹以此藏之。三暮矣。余因訪其

錄。山之罪。少下。如。應。其。地。離。是。姓。王。所。著。書。

聖。火。圖。蓋。刻。下。聖。所。刻。筆。意。高。斯。其。不。同。

或。不。能。學。之。前。一。言。子。亦。非。宜。以。其。所。為。

每。越。火。既。而。亦。盡。矣。其。人。亦。不。能。之。士。

宜。其。為。以。其。筆。時。乎。當。世。臨。其。去。世。又。不。嘗。

子。業。以。會。子。新。無。古。身。以。自。見。且。非。百。尊。

六。者。同。以。其。書。其。海。素。山。林。之。時。人。少。學。未。

溪香文集序

丙戌

古者豪傑魁壘拔出之士視其時與勢往

往寄跡方外以自晦其才智吾嘗從浮圖

老子之徒以求其人亦時與之遇雖不能

盡窺其中之所存察諸語言文字有不可

得而適其情矣番易釋正則故大姓曹氏

幼則志氣英發從宋江東提刑謝公君直

遊讀孫吳書問則拊髀感慨視鄉里小兒

碌碌不足數及謝公變姓名賣卜閩中執
拘北行則以親老不能從父之剪須髮入
里之華果寺學禪定于鉄牛禪師道出瀏
陽之道吾山中龍湫甚神有欲居寺者卜
之吉乃敢留師投偈湫中龍躍出水數尺
若就之者衆為驚異定禪師與師言者非
常人所能知徒見其外形骸忘物我休休
焉陶陶焉視少年豪舉判然若異世矣然
雅善為文詞方信紙行初墨則汨汨久而
浩浩其神情變化意氣飛動猶有出入
行陣激昂風雲之興豈非結習之未易掃
除耶抑心華發明其言之出若電行風動
沛然莫之禦耶或問於師曰師之入于異
教者何曰吾思頭有創因不復存髮又問
曰師臨文猶書姓者何曰姓吾性也性可
去乎余少識師於廣信山中一見以故人

相期因考求謝公之所以學師曰要不外
乎神聖勉書臨川慶壽寺僧師孔借其
文三編觀之至正六年里人饒旭子初至
自金陵歸余所寄書篋曝書時微觀遂識
其上嗚呼方外之奇士若師者吾不得而
見之矣昇風雲之興宜非語

送彭公權序

丙戌

皇帝即位十有一年詔修遼金宋史先後
命中書右丞相茂里期公為都總裁今右
丞相阿剌納公左丞相晏只吉解公領三
史事中書平章政事康里公今御史大夫
秦中賀公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公廬陵
歐陽公故侍講學士豫章揭公今陝西行
臺侍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講學士長沙

楊公故刑部尚書襄陽王公為總裁官各
辟為校勘史成上進有司議校勘
為儒學教授一考為流官制可初茂里期
公在相位思羅置名士幕中乃首辟廬陵
彭衡公權為校勘及當授官公權遂歷言
於朝著之知己者曰某有老母在廬陵茲
幸獲祿食以為養願乞近便地以畢人子
之志於是授黃州學教授以去士大夫咸

是公權此舉而嘆羨之能文者多賦詩以
送焉公權之在京師與余甚友善余亦愛
公權疏直而好義他人有一技之長一曲
之善公權恒恐其沒沒也必欲家至而戶
曉之鄉也已雖未遇而見王公大人輒薦
引寒畯之士又恒恐其淹困也故一舉而
置諸之地人莫不以為宜今也
始食祿元子養則推其孝德固足以為

人師 故古之先行義而後文章者固
在 黃州先賢之遺蹟往往而
在 兵戈之息七十年故國家右文之久諸
生被吾公權之教者亦將興起其孝親之
心移之以事君惡有不忠者乎余觀昔之
善教事者亦書諸史若安定胡氏之於湖
學臨川陸氏之於全學是已况吾公權之
仕寔兆于此行則推其孝德以至於顯融
則將有執筆于其後者此史之不可少者
歟公權未嘗求余文而余不能已也

相不漢藝文志攷證序

漢藝文志攷證六卷宋禮部尚書浚儀王

公所著也臨川危素序曰儒家之學至宋

而極盛大脩矣嘉定而後其敝滋起大抵

持國鹵莽之學以爭雄述蕪穢之文以相

尚假高虛之論以自詭此其人才衰微國

之所以馴至於滅亡士生其間而不變于

其俗 出入百氏羅絡羣言地負海涵

莫之 若是則免乎固陋之訛矣易曰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碩安得高談性
命以自塗塞其耳目哉此公所以能自拔
于紛紛之中而力追古學者歟初公擢進
士有列於朝稍踐華要而國事日非賈似
道既斥公適當言路盡劾其党不少貸至
加恩皇子^竑事寔從公議及歸四明遂堅
卧不起杜門著述世號宏博此書其一也

蓋藝文之見收于前史者其耳目千載之
下欲攷其原本證其繆誤亦誠難哉非曲
賜旁通枝分派列亦不得與於斯即是可
以窺公之學矣素既承 詔修史紀載公
之言行甚備復因其孫厚孫之請而序此
書後之君子其亦亮之否乎公諱應麟字
伯厚

書至公始從莊肅幼恭家得亮所刻本
至精好而永嘉薛士龍季宣所跋其後素
既假於莊氏繕寫之亟以書告端禮書未
至而端禮沒端禮守經好古古惜不及見
也嗚呼任土作貢之法尚矣而儒者之論
王政必曰井田井田豈不善哉然治天下
之道或損或益或沿或革因時御變與民
宜之以阡陌既開而欲復井田之制是猶
書契已作而思反結繩之時三尺童子知
其不可也勲於是書處之至精而慮之至
密足以見其經世之大略矣當宋高宗之
南遷行經界之法其勲之書方作也惜乎
未有能薦其人而用之我世祖皇帝一天
下因勝國之舊以定賦役其時勲之書猶
存惜乎未有能獻其書而行之失此二
機勲之書卒未克信於後世功名之士亦

足慨歎於此乎
皇帝詔修宋史素為勲立傳而撮其書大
要存焉碩家貧不能刻其書以傳姑序而
藏之以俟後之知者

贈潘子華序

丙戌

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

紫菊地椒白翎爵阿藍之屬皆居庸以南

所未嘗有當封疆阻越非將與使弗至

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產而玩之矣我國

家受命自天乃即龍岡之陽灤水之澆澆以

建都邑且將百年車駕歲一巡幸於是

四方英俊罔不奔走聽命雖曲藝之長亦

求自見於世而咸集輦下錢塘潘君子華
工繪事謂九州所產昔之人擇其可觀者
莫不託諸豪素以自名家矣願幸生于混
一之時而獲見飛走草木之異品遂馮而
傳之故凡子華之所能者皆自子華始非
有蹈襲模倣也

皇上初即位子華因從臣以所畫進
上賜酒勞問良久自是好事者爭從子華

取之以為清賞之具而子華之名固將與
徐熙趙昌同為不朽矣初子華之父以善
寫真至元間召見三被詔三進官今子華
年已七十有司未有薦而用之者然後知
世之抱道德負才能而卒隱約于山林之
下者夫豈少哉其遇不遇果懸于天歟子
華羈旅四十年陶然終日無所怨悔而一
於其藝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宜乎

子華之畫非衆工所能及也余五至開平
數與子華相見故序以贈之

送葛子熙序

丙戌

余幼寡昧而學弗能成其業蓋以為憂思
求四方之良友以輔助之有葛將子熙近
在里閭獲與之交而子熙不以予為不肖
而辱以為友焉子熙少孤貧甚育子舅
氏與余問學于當世大儒先生之門吾二
人者自負戴于道路更相為僕犯霜雪觸
炎毒無有手抄口誦恒至達旦不寐自謂

其樂無有踰之者暇則尋幽訪故至于深山絕壑時時發為文辭以托其所懷已而更涉世故憂患困苦未嘗一日不同也余來遊京師子熙以母老不能偕行久之親喪而服除乃來視余于是子熙旅寓三四年月日取經史而誦之故其學益宏深其文益粹密所為文恥以求知于人人亦鮮能知之者然子熙亦自幸其知之者少也會皇上命修遼金宋史宰相選善書者二十有一人繕寫宋史以進子熙曰古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吾為其傭書史乎因在選中廷議以為郡學錄縣教諭仍檄行中書省用之子熙遂去余而南還矣余久在羈旅以樸愚不能媚于世亦思與子熙復求當日遊從之樂誅茅空山弦歌先王之風雅頌於貧未能舍其升斗之祿為之

惘然者久之嗚呼余與子熙蓋相期于千載之上者非一日矣則子熙宜有以處余也哉

黃氏族譜序丁亥

黃氏始祖唐都頭居秀之崇德大中元年

其孫縈徙金華子洪浩洪生玠瑕浩生琛

玠璞瑕徙南昌之西山其子瞻定居豐城

之沈江更八世而有吏部郎官次山又二

世而有禮部尚書疇若其尤顯者其居諸

豐監利分寧弋陽者皆瑕之昆弟矣禮部

五世孫翰以其家譜至京師俾素序之惟

素族祖漳州府君昔與禮部同朝贈別之
詩見於家集今
天子詔修宋史吏部及禮部與其孫茶陵
軍使端卿素教史官寔為之立傳百年交
誼夫豈偶然之故哉素蚤從處士孫先
生輒得黃氏豐城分寧譜至禮部之孫已
不及書乃以翰本補之而翰本復載諸暨
監利弋陽譜而都頭之子孫脩矣按黃氏
在江南最多自素所見惟此譜與盱江唐
江西兵馬節度使諱表譜浦城譜號為詳
脩素高祖贈承事郎府君節度之後也友
人黃喟謀合黃氏諸譜以考其分合異同
顧安得皆有賢子孫如翰之葆其遺書哉
素觀豐城分寧蓋由其先俱能敦詩書尚
禮義繼自今衍其世澤于無窮者尚有考
焉

高族祖漳州府志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斷遠猶自今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素猶豐庶不寧蓋由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爾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以黃舉部皆首贊子部也備之其世系于無際皆尚其

因系錄文靖公文集序
丁亥

錄文靖公文集十有六卷第錄如上公諱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明之奉化人其學行

歷官楊公文元公銘其墓表正肅公提點

江東刑獄時作祠徽州而為之記禮部尚

書王公應麟常作小傳載四明志今

天子詔修宋史史官危素以公與沈端憲

公同傳宋史暨下得而考矣素于公相厚

後百年相距且千里數夢寐拜公而承教
焉大瀛逸人呂虛夷公里人素常屬之求
公文集既數年乃以書介公之六世孫祥
金奉遺藁至京師以授素謹取而次第之
素不敏蓋粗考公之學一本諸心故發
而為言無往而非此心之妙斯豈執筆摹
擬區區於文字之末者所能窺其彷彿哉
因序其端以俟後之知公者

至正二年

送劉子鉉序

下亥

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

集議設修馮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馮

十有六人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

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

記載詳備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稌

記當參證者不可勝數於是政府選能書

者三十有一人以布衣辟置館中廬陵劉
禹子鉉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
章政事泣史事常掩人不備卒然至局唯
子鉉與二十一人者朝夕不怠而字畫又
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總裁
官用史官言按

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二十有五人
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

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二十有一人宜

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為郡學錄

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江西

檄中行者省恭政廉公曰吾史官也知二十

有一人者有功于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

闕處之子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鉉

且南去京師故舊下分題賦詩贈之顧子

鉉方盛年不其學水涌而山進用以施教

於一縣既不足酬其勞又不足展其才然
或疑子鉉不能無介然於其中者余讀周
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士里居者為
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
夕有教焉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饌八自
門左席于奠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
賢也今一縣之大其二十五家之間蓋不
知其幾龍泉又子鉉之鄰邑乃往為之師則
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可謂厚之至也子鉉
尚益思以報稱哉

登仙岩圖序 丁亥 太史 宗 宗
信之貴 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 余嘗從
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岩自舟
中仰望峭壁萬仞 衆品碁布如輓轡酒瓮
仙倉仙棺不可枚數 有三人者同坐岩中
俯觀流水 然或隱或顯 意非飛仙不能到
也 樵者雖極力攀緣 至絕頂僅可俯窺
而不磴嵌空 終莫能即至 順中居民係長

緬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
岩前以長鉤鉤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枿木
所制一棺中有五連環而已或云堯時民
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辯之堯時
河水為患耳其橫流泛濫惡得至此境耶
緣藤蘿而上有大嵒可容數百人益折而
上至其顛甚平曠浮圖師架嵒為宮室復
登舟行數里至桃原太史范先生嘗為之
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煉丹
處猶彷彿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
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
趨衣中必沾濕至鄒尊嵒亂石為門扉中
多黃精薯蕷鷓鴣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
大抵干嵒萬壑草木潤秀非避世好奇之
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于龍虎心跡超
邁不汙塵垢時時馮山水有奇趣若武夷

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為余圖之而仙
嵒者又嘗所生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
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
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之紫陽王君達
善得其所寫仙嵒圖寄至京師求余志之
因叙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沒世事而不
知返也

經邦軌轍序 戊子

經邦軌轍十卷臨川郭君慶傳之所著也
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
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職任兼聽寡欲各
引經史於其端而證以
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析以發
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于當世薦
于朝集賢翰林兩院較其書亦以為善乃

按令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余序之嗟
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
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
況于身居輔弼凝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
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
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于危亡者
乎傳說之告其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
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
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
行之其可乎哉今
皇上嗣大厯服勲賢並用所著書適際其
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授官以去猶
宜繕寫進於延閣頒示羣臣俾公卿百官
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
宜不至于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
可計也

在特選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於外

至子與官無類請領長壽書

猶憐憫憐憫憐憫憐憫憐憫

宜對宜對宜對宜對宜對宜對

會然亦無言自任西子與無對

皇江臨天感報德贊正用悅書

皆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昔翰林學士東平李公伯宗為國子祭酒

會國子監知印闕居勢者與李公用其私

人李公竟取諸生籍用其上名蓋濟段某

也段公家甚貧當是時聞者以李公屹然

不怵於權勢而能處之以正也其後段公

歷州縣入朝為監察御史出簽河南憲年

甫六十有六致其事乃授翰林直學士中

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為詩歌以送之且
六十而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世固有
不俟七十而退休者非其壓於勢分有所
不可行則局於冗散有所不敢行若于羸
疾有所不能行則往往思浩然而去之矣
至於出佐風紀持節巡行郡縣威聲所加
下吏震肅况於祿養豐厚勢尊職重而體
力強健是以任事顧能決去遠引無所繫
戀如吾段公者蓋未之見也古今之士靡
爵祿之重任騁功利之修涂其為人智愚
固可知己是故量己而受任畏滿而知止
者豈非君子哉則段公賢于衆人遠矣于
是世不獨嘉段公之賢又益知李公之
知人

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尚詩歌以爲
六十而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
朕以七十而退休者非其意於
長可憐不憚嘉獎公之贊其
養堂非長子為原則公贊其
固下朕已長若量已而受其
晉新之重刊期使保其
變朕吾月公養蓋未之
上送方推官赴嘉興序戊子
新安方君以愚蚤擢科第治邑有聲用為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今宣徽使札刺爾
公為院長好賢下士知君故進士命取先
後禁苑所為文章比錄之君乃博求故翰
林學士承旨直學長興寺
旨王文康公而下文集亡慮數百家冊命
制誥碑銘祝文詩賦贊頌等作編次若干

卷名曰玉堂視草書成欲上進而札刺尔
公遷他官及西下文集士氣悲百家無命
詔修后妃宮臣列傳君與史事既受代待
制而下言於院長請復留君院長曰然亟
以告于政府會天子宰相憂郡縣之凋敝
大選賢能撫綏下民遂擢嘉興路總管府
推官下日以行同館之士皆惘然有離別
之色咸賦詩以道其情素以君之從祖

府君與先曾祖仁和府君同舉景定三
年進士今復為僚友因得書其首簡夫用
刑之重見諸經史者君儒者固不待有所
陳矣素觀中為文長之君子也
國朝之命官無論事大小必同堂論之故
人自為說而政多曠廢獨刑名之事至郡
專責于推官則其致慎于斯固足以見聖
明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如此夫今

風俗之壞獄訟之興姦豪得以騁其強梗
胥吏得以變其黑白嘉興浙右大郡也固
宜得豈弟詳明如君者治之庶幾善良獲
安而屈抑獲伸而無負設官之意矣昔人
解字者秉中為史君之于史彰善而瘳惡
秉其中而已則其治獄者亦惟秉其中而
已

送教巡檢序 戊子

天曆至順之間海南黎毋山寇作出師討
之時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
之荅刺罕軍荅刺罕者縱恣無禁也於是
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官者廣西
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其犛犗
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
官府事體乃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

逐寇既不可得乃盜奪財貨牛豕斬馘良
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二十年去天萬
里無所控愬歲復仰給縣官耗費亡藝言
者熟知其為南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
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
于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
臣及諸將佐連撤教城震動南粵盜未至
者其民供給餽饗富完之家立致窮乏

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東

平請命之秋也余嘗考國朝初取南粵功

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舉望風送款

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猶若是易易耳

今海內既平七十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

官竄竊狗偷上煩富寧之慮是必有其故

矣識時務之後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

吐其胸中之奇手宜春教遂初從軍廣西

論功授高程管界巡檢昔蘇文忠公守徐州以沂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遂初顯居是職乃蘇公所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遂初蚤用干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

義盍愿舉陳于

闕下方侍從文臣承

詔納言無患其言不達于

天聽也余與遂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

周君以聲數稱其淳愿因其赴官而及廣

西之事不識以余言為然乎

論功授為程管界延松寺森之志公守徐
州以汴多盜乞募兵馬起檢今遂初前居
是職乃募公所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
云不薄遂初委用予兵間深知所以致之
之望辨止矣不殺之意和無不盡臣子之
無心唐不繼以余言遂遂手

國長以養送辨其善惡國其法言而又
天顯意余與遂初殊等皆一日之聚大史

史館購書目錄序
戊子

至正三年
閏庚午
至午
入部
之
俞
斯
甫

詔修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之送

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教史官中書復之

命往河南江浙江西素承延新山岳公報

命恪恭不違寧處諭之

皇上仁明銳志刪述升是裁書之家稍以

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采擇其要者書諸

策矣暇日因發故牘錄其目藏焉其間宋
東都盛時所馮之書世無他本者今亦有
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

上送皆臣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
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篋關者誠慎守之
不至于散亡可也有志于稽古者豈不有
所增廣其學問矣乎至于人情之險阻事
物之轆轤別為之錄以示子孫俾知生平
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為難云

遂於蘭橋毛氏族譜序己丑
毛文王之昭也歷世滋久系弗可攷宋之
時西安最盛其後有徙南城之龍蔭又徙
吾金谿之馮蘭橋遇順既增修其家譜僅
有一世嘗自序之謂其先有為縣丞者宋
南渡初苗傅劉正彥構亂縣丞興兵勤王
事定因家龍蔭蓋其官卑不見于史而遇
順亦不得其詳矣遇順間為余言南城慧

光寺有斷碑載其先世事再紀言南越慧
至元之三年余與右豈生遊山水至此寺
備之則西此記及後八年余以經筵檢討
錄一世嘗自氣之歸其去首為錄至後宋
詔修宋史奉使求遺書于東南得長沙丁
氏所編百族譜于松江莊肅幼恭家西安
毛氏譜在其中則知縣丞諱辨字明仲為
丞於江寧當傅正彥之亂寔在江寧宋師
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城與邵武壤地與
縣丞之涉此必有其事丁氏所修由縣丞
而止七世而止其下六世而止蓋丁氏修
書時在紹興間故也遇順來京師適余供
奉翰林得假是書過順甚喜補完其譜復
自序之縣丞之族祖知衢州諱滂字澤民
與眉山蘇文忠公相好有文集在翰林余
家舊有大理寺丞漸所校三墳過順皆手

錄以歸若獲拱壁縣丞之兄諱升字平仲
有文集在揚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醇
遇順又將求錄之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甚
厚豈流俗所能識哉然余以毛氏譜觀之
以遇順好文而篤至距縣丞才二百年亦
久而後得其概則古文遺事未易窮詰往
往類此學者可不慎諸
至正九年三月望書於金臺坊客舍是日

休假往觀銅馬於故城

錄以歸若獲拱壁錄送之凡諱并字平仲
有文集在揚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味
過順又將來錄之則其再教字之心甚
厚豈汎俗所能識哉然余以元氏書觀之
以通順好文而為至元孫集才二百年亦
久而後得其概則古人之文豈易得哉
往類此學者不可不讀也
朴齋
錄以歸若獲拱壁錄送之凡諱并字平仲
有文集在揚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味
過順又將來錄之則其再教字之心甚
厚豈汎俗所能識哉然余以元氏書觀之
以通順好文而為至元孫集才二百年亦
久而後得其概則古人之文豈易得哉
往類此學者不可不讀也
朴齋

贈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己丑

濃陽楊侯梓人蚤讀書天門山中既擢高

科仕於州縣者二十有餘年中與

天子聞其文章可掌詔命乃

召為翰林待制然侯素貴重其文宋正獻

公其榜首也欲觀之不可得賂送旅主人

竊取之侯在禁林四方之求文者未嘗漫

與素承乏未僚從容奉命承教于史館教

以為言乃得六鉅編讀之終歲而不饜蓋
其辭根極理要精深冲遠如滄海無波
碧萬頃信乎能信者也詩云衣錦尚綢中
庸惡其文之著雖有焉此豈世俗沾沾
自足外如表裏者所能知哉侯自入官以
來廉勤清苦綽有譽望東平申屠駟子迪
素峭刻不妄許可為兵部員外在令式當
守令一人常語素曰吾所信者惟梓人耳
則侯之於政蓋可知已侯於學尤深於易
有所論述又補注水經皆當傳于世故此
不著

是時常以制文正王
親筆直通秘府用兵之際
多著奇效乃作祠宇於宛平
之南房山以祀去乙六丁之神
侯號曰靈
應萬壽宮常山王說亮嗣
者非誤也

以為言乃得二鉅編讀之終歲而不厭其辭根極理要精深冲遠如洽海無波一碧萬頃信乎能言者也詩云衣錦尚絀庸惡其文之著雖獲有焉此豈世俗法自有足外加表暴者所能知哉侯自入官以不養勤清苦練有卷望來年有書子進賁所論五文辭志水野皆營事年廿好此傾刻之益益下映野野學伏器余張

龜下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已丑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

異才並為之用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

是時常山劉文正王龜以沉機大畧最為

親幸且通秘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

多著奇效乃作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開平

之南屏山以祀太乙六丁之神俱號曰靈

應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操履

真高於道術者不得與茲選之者非無
至元五年四月己丑朔今之縣志曰靈
皇帝勅在簡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
祭道真以降灑書寵嘉之其所館兩都清
治所在嚴戒其真人龐眉皓首深居林壑
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
年乃言於朝將歸隱於故山則其高風益
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
自足有契于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
屬余為之序蓋至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
退休於龍虎山杜門簡絕人事備然自得
余固已歎其浮游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
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美遁
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
無所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
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跡方外及其遭逢

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

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

就之從容如執哉士郭君宗純為第

時題詩又今願鳴鳳之歌蘇州探益美

余固正遠其然蘇州探益美

豈亦茲蘇虎山坪門蘇州探益美

氣余高之氣蓋至厥蘇蘇州探益美

會文首獎于夫子文皆蘇州探益美

江蘇橫州新城詩序已丑蘇州探益美

周官之制致力於城郭其嚴為之量人以

營之為之掌固以修之蓋人之五生於天

地之間血氣嗜欲易於角爭故王公設險

必守其國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今夫

浚溝以為城鑿池以為郭所以脩豫先王

之制然矣我國家初平江南即下令墮天

下之城郭豈不以夫兵所至若襄陽合州

攻之久而後破然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今中原之地曠數千里而無城池之守近
歲悍夫自東海以數十騎橫行州縣若蹈
無人之境備之無其素焉耳橫州當左右
兩江之衝夷獠之為害已劇至正五年廣
信倪君友誠來佐是州與知事陳華甫巡
檢郭君惠吏目廖蜚卿謀修復州之城隍
乃先為東南城門洎鼓角樓君既出俸錢
以為倡僚屬咸襄其成未幾工告訖功君
曰春民可用也會同知州事於某知事朱
某亦至官善君是舉計其役城之方三百
六十大池三百九十丈寧浦永淳之民間
之樂於趨事俄得古甄於樂山石邨不可
數計堅緻周正上識云太元七年考之圖
經晉孝武帝時民穴處甄室至是九百六
十有五年矣民爭取輦載以為州城又於

明年仲春之月君為之區別閭巷樹立官
府遷驛舍立惠民局神祠民各得其所君
調官京師間則語及其事余嘗患邊徼之
地盜賊之肆行而守禦於俘虜斃於鋒鏑
者相望使守土之臣皆若君之於橫則又
何患焉嗚呼何其不能然也昔者二十有
四春秋書之所以重民之力君之為城乃
得故甄於千年之久殆非偶然者豈其效
忠之誠慮民之切天有以相之歟則事之
非常尤史家所當記也謹序其顛末請大
夫君子咏歌之

明年仲春之月君為之區別閱卷對
府是詳合之意又局神祠民各待其所
詞官京師間則語及其事余嘗志遠微之
地遠處之肆行而守樂於得身能於終
者相望使守之臣官君之於操非
夫臣子亦得長
非常以史家所嘗
忠之為氣乃之所天皆心
德之為氣乃之所天皆心

送歸憲使赴河西序
己丑

新安朱文公論觀人之術曰光明正大疏

揚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

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

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

君子也素羈遊京師願求四方之君子考

德而問業必得如朱氏所言者何高不即

何深不求其無媿朱氏言者大梁歸公彦

溫其不歟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南至
河南行省椽范孟為中書公牘結流落
無賴者訖稱使者以魏省署立召省憲官
殺平章政事等若干人偽授肅政廉訪使
段輔左丞尋升平章散遣諸司調兵符
檄交馳河度關隘皆為賊守孟自稱大元
帥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偽官
公以前同知潁州事需次于家亦在召中
即拜其母訣死別賊果欲偽授達婆萬戶
府經歷抗言曰吾起諸生擢科第方圖報
國愚憂其弗及豈肯同汝等為盜賊耶賊
怒械之獄決以詰旦殺公是夕事敗而公
得免方是時大丞相秦王伯顏倉卒莫知
其故奏遣知樞密院事探馬出罕總
太兵以出京師震恐及事覺乃知孟所為
余太尉高公以中書叅知政事承

詔往訊其事汴梁之民破家隕身者相望
而公抗賊之節亦上於
朝今知樞密院事阿乞刺公為中書平章
政事驚曰儒者亦有斯人耶漢人亦有斯
人耶於是公之聲名大震於天下以是觀
之斯則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也其
後中書省密臺閣爭以不次用之今遂
超擢為河西肅政廉訪使下日以行朝之
名卿大夫士莫不賦詩以為餞素識公最
久以不習於騷雅故備書公之大節以見
公之日躋職仕者有以自致而非阿順取
容僥倖苟得所可同日而語也若夫一方
之政或當罷州縣之吏或當舉刺時公餘
事故此得而畧云

君之選相載為詩歌送之君其人出運奉

君之還相識為詩歌送之君吳人且通春
隲故中朝之名鄉大夫士咸樂與君遊迨
温其容止儼乎其頰渡其論議淵乎其不
朝君教顧餘於孺舍觀其氣貌粹乎其甚
姑蘇徐君時之進之於於
至正九年江浙行省承
詔刻大明一統志成命松江府儒學教授
韓重送徐時之還句吳序
已丑

秋學而有所著述余竊以春秋吳國之事
潤之吳本姬姓嚙柏與弟仲雍讓國季歷
遜其荆蠻武王統殷球其後得周章者封
之吳故財有泗世臣壽夢春秋魯成公七
年書初吳伐剋左氏載剋季文子曰中國
不振蠻夷入我坤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
以游食土國此皆敵國之言要未足為吳
輕重吳周之伯父也而曰蠻夷何耶至于
襄公二十有九年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常
山劉氏武夷胡氏皆責札不遺餘力余嘗
三復其言竊以為過矣衆言淆亂吾將折
諸孔子孔子之言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
禮者也又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
乎蓋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
故曰合使季子非賢孔子以習禮而合禮
許之乎方季子之聘於魯鄭衛晉其於審

音樂觀文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今日
乃吳之亂寔由季子不當以國讓夫讓美
德也孔子之贊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
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然則泰伯之讓非
歟且季子雖有父命而上有三兄卒以自
立而弗讓則是自居其賢可哉獨公羊氏
曰賢季子也穀梁氏曰身賢賢也使賢亦
賢也其得春秋之旨歟雖然夫差之稱王
則非也外其地為遠夷論者之過也或曰
君之先與吳同姓而滅於吳其與之手春
秋公天下之是非君知明乎此其肯以舊
怨而昧之乎余之送君而及乎此蓋因其
地而討論之以質余之所疑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
 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
 養萬民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
 盛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
 天下者其可忽哉蓋嘗考夫八音金石竹
 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為燥濕所
 薄絲有弦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

送董英仲琴所詩序 己丑 亦六也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

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

養萬民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

盛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

天下者其可忽哉蓋嘗考夫八音金石竹

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為燥濕所

薄絲有弦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

之聲其變無窮大晟樂府嘗罷一弦三弦
九弦琴惟成五絃琴而已以為五絃得五
之正最復於諸琴也或者琴之弦七而以
緩急變其聲則自能具十二弦之數一弦
具十二聲而十二弦則具百四十有四聲
百四十四聲本於十二律而十二律又有
六濁之異六清為清矣而六濁無清則不
和故自黃鐘至中呂又有子聲亦六也是

以五聲之旋相為宮也則七弦可變十有
八律而二百一十六聲皆備焉

皇朝一天下將者年制禮作樂茲惟其時
是宜有精於樂藝者出而效用於當日審
音而知政焉呼味易言也樂平蕭君姓淵
與余為忘年交以書來告曰吾里董君英
仲顧內交於子余察其人純篤而有深湛
之思杜門京師間則鼓琴一二曲以自娛

則其中之所存有非余之凡陋所能窺者

記曰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忠義之臣然

聲婉妙故能怨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

以而泣其志聞聲達士存乎知者若董君

者亦可謂志義之士哉蕭君以古田主簿棄

官而歸將有浩然長往之志董君為我謝

曰明

天子在上禮樂將興其可久淹沒矣乎

余于送道士李九成序庚寅

余未弱冠讀書於貴溪盧氏之館時盧尊

師自聞處玉清道館每休暇輒過其室尊

師為以陳恒觴從容竟日而退則與其徒

嬉遊棧林修竹之間彈琴煬香翛然不知

世慮之障其地後數年尊師記仙法徘徊

久之乃行及客京師馳驅塵土以求升斗

之祿每讀剡原戴先生所著拂雲樓記思

玉清之勝茫乎若弱水之不可度矣李君
九歲^成博師之弟子也與余別幾三十年相
覘於輦下其齒後好余握手道故舊驚其
須髮亦變徐于是假輿將老問鄉時遊從
諸子則夥物故吾視人世為何如哉昔者
向子平宗少文志在山水之間以自娛適
好爵不足以廢廉之余之不肖竊尚友其人
於千載之上苟得乞身以去名山大川可
以遊目而騁懷一日復尋舊遊之蹟於玉
清之館期與君踐斯言於他日未為晚也

新宋送鑑志伊來大元元文乘序庚寅以
文章之有功于世尚矣焉可以為儒者之
末夜而輕之哉有安犧氏之先吾不知其
凡世軌跡其間雖人事簡質風氣未開然
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
無乃失之於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
彼三墳八索九丘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
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於是

乎可考其夫死乎後歷世有史其文人有
別集國汗汗馮而充棟宇遊於書林藝圃
沛乎有餘哉非夫王時天下之意
國翻起此註而并天下號令所加海內臣
服昭華延禧之稱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
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
之盛視前古宜亡所媿有國百年未有能
博采而並傳者甚則散亡殫滅無復加之

意焉鄉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趙郡蘇文稍
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於世宜春鎔
志伊讀而嘆曰尊官鉅人之文則既列于
此其或抱道懷德而高蹈于山林或守志
厲行而自遠于聲利至於顛梓枯槁之士
所以汲汲營營于文字之間莫是河以自
現於寥寥汗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
可惜哉乃治裝發京師而其志將極禹蹟

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止也吾
徒日侯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歷聖之
深仁厚澤涵煦於樞宇者殆百年矣故民
生不識兵戎之苦而得以從容摘辭而美
翰其言皆足如鵠而高絕於山林者也
國家之盛然則志伊是行非有斯文之役
而其功在於下卷而亦至春
本朝矣志伊與余相好其行也序以送之

至正十年三月庚戌朔臨川危素序

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
徒日候其成當使四方或至皆知
深仁厚澤滿於區宇者始百年後
姓不識字或之若而得以此表揚
其言皆足以為
國家之威然則
而其功在於
至五年平三
眼真女所
水氣素氣

送蘇縣尉序庚寅

真定蘇卿伯常調保定行唐縣尉將行京

師之大夫相率賦詩送之卿亦過余而別

昔余教以事道出保定之境時遇行者坐

卧草間飲泣嘆恨或曰吾所乘馬甚良為

盜所奪矣或曰吾資財若干為盜攫去

頃之縣尉率健卒若干人佩長刀弓矢馳

馬疾若風雨問耕夫云嘗見盜否耕夫以

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終不得
盜私怪其地距朝近方國家天造草昧蓋
有據西虢以為畔亂旌麾所鄉係頭轅門
傍乾吟相之盜強弱衆寡固有間矣承平
之久玩視法令使道塗之行旅惴惴憂粟
如履木測之淵不可謂非有司之罪然而
君子之論禦盜非難無盜為難捕獲誅斬
政刑之末豈必欲之哉使其草心而易慮
改過而遷善其本於禮乎蘇卿嘗為太常
檢討
天子有事於南郊討論儀禮賜予幣帛則
固習於禮者其治盜於行唐也吾知其能
使之無盜是以貴乎知本者如此夫

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終不得
盛私怪其地距朝廷方國家天造其味蓋
有據西山以爲神亂遊漢所鄉後頭其
於之無益吳必責得改本其味出夫不
直畏其賦昔其味益於其味其味其味
天子首事於南取信論新斷彼子樂其
蘇長之論集其本亦其味其味其味
必盡而盡善其本亦其味其味其味

黎省之詩序 庚寅

黎子省之以安南使事至京師士大夫
多愛重之及還錄其詩一卷以遺余皆道
中所賦其詞清而暢其指婉而正益飄颻
然有凌雲之思者也夫文章之傳儒者視
之以爲林藝然寔與天地之氣運相爲升
降君子好此觀世道焉大江之南有疆宇
宋中原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安南亦倣

而行及皇元諸臣繼作力刻前朝之餘
習遐遐然以厥乎古故神州之士知有所
趨向安楠邀在炎海之中其始也亦漸乎
婉醇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于道
墜故楮之奮然欲盡掃其傲以追作者志
豈淺近者所能知哉省之既行餘謹藏其
詩而為之序無名氏
皇元送夏仲信序庚寅官吳益
京師正大之區四方之士苟負其一藝之
長一才之善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航川
輿陸自東西南北而至者莫為之限隔人
之往乎斯時可謂大幸矣然生質高下言
以人殊况其習俗不同趨而亦異修于家
而壞於遊者紛紛然皆是也必傑然不沒
於流俗庶幾有以自立焉廬陵夏君仲信

其能自立者與蚤從其從兄會稽令仲善
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而仲信獨留從辟
用有廩祿即迎養其母已而復自力於學
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增好俾之哭
墓而後行吾其可久去坟墓乎乃治裝以
行文人成賦詩送之以余觀於仲信可謂
傑然不沒於流俗也夫仲信儼居鳳池之
里左圖右史講學不輟自是益自勉焉成
其德業所以顯親而揚名其亦異乎漫然
而出修于家而壞于遊者矣

董仲舒其家世為儒學
唐柳文短錄金後遺西昌之
府君七世孫信始遷後林
諸國固已朝臣盡矣素勤
之家住法請亦滅靡無所
惜以量能進念先德致意
此可謂賢已

其能身之者與者從其從元會得令仲善
 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為仲信調習及科
 用有廉祿即迎養其母也而後自四谷學
 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曾子得之矣
 墓而後行吾其可久去故墓乎乃治其以
 行其人成其時
 西出而歸而葬
 其處業世心隨應而為
 之不安福周氏族譜序 庚寅
 至正元年安福後林周氏九世孫浩字叔
 量修其家譜為例畧十二章蓋自其先南
 唐御史矩繇金陵遷西昌之爵譽里御史
 府君七世孫精始遷後林皆在郡境觀其
 譜圖固已明且盡矣素窈睹近世士大夫
 之家往往譜牒滅確無所考每為之慨
 惜叔量能追念先德致謹乎此可謂賢已

然周氏之先出於后稷即孟氏曰稷思天
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則其心廣大空溥同
乎天地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凡
為后稷之滿裔者宜若后稷之宅心斯可
也叔量之於其族念兵燬之餘譜圖之軌
已五十年拳拳訪求而脩書之推此心以
達乎天下後世其亦庶幾后稷之心乎素
之不佞亦后稷之裔也願與叔量勉之

撰其太行書院四詠序 庚寅

太行書院者國子伴讀獲鹿高健文剛之

所建也載道有經紀事有史群言迭興百

氏諸子緬帙牙籤卷以稱是以作教善之

樓猗猗修竹卉木載芳亦有琅朋來自遠

方麗澤之允講習有常是以作盍簪之序

聖學之傳維鄒孟氏養氣浩然要在集

義室貯庫營名則久制是以作集義之齋

太行之雲網緼變化膚寸之生雨澤天下
執友友旃春夏秋冬夏是以作友雲之軒孰
記其樓御史中丞安陽許公也孰名其序
集賢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襄陰
王公寔題集義之齋而友雲軒者文剛之
友安陽蕭貢士元宗所寓也書院之學者
童冠僦僦響然未臻登其樓有稽古之功
憇其亭聆伐木之咏入其齋知進學之基
覈其軒契觀物之妙是故古之君子藏修
遊息無往而非學者皆此類也文剛之布
置經營其勤若是而豈徒哉元宗將請世
之名能文章者各賦詩以揚其美而余為
之序

夫行之雲烟變化遺寸之生而澤天下
執友太極春秋冬夏長以作大業之新
記其接御文中玉安湯許公也
宗憲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
公亦猶文章後各漸其美而余
置勳賞其德矣而豈非始於宗
越其無非學皆皆也
德其神樂廣之也長古之厚于
膏沐柳待制文集序庚寅
天之生才其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書其
才者豈亦會者乎
天子宰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生乎高屋深
谷人跡所罕至之地匠石之欲營宮室者
必即而取焉况乎人材之足以為邦家立
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
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亦于此乎留意

焉可也方其天下國家未平
太宗皇帝在位崇高儒術蓋
朝廷極盛之時於是浙水之東有柳先生
道傳出執政知其才用之於成均又用之
於頌臺綽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
秩而還家食者餘一紀今

皇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進用之俄卒於
官先生為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

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帖寔不從江
西之還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阨而不用
及公論開明擢置館閣而公老矣故其所
學百不一見于功業所以傳示來學者獨
賴是章之存而已先注鈔摭遊前代遺老
之門該綜百家根極遠奧故其文雄渾嚴
正長於議論而無一語蹈陳襲故蓋傑然
於當時者也先生既沒門人戴良宋濂類

輯為若干卷而屬素序之先生官豫章素
以諸生見焉凡訓誘獎勵者久而弥篤知
其得於沃者不可謂薄而既與人者往往
諾是是故讀其文而深惜其才之不盡用
也而不一時其才以盡其學以盡其
其命前陳氏歸置歸陳氏公其始其故
西之墨井陳之六前忌無之故因而不
素序文氏下五五風臨賦史大夫研莫不
首亦宗文氏族譜序庚寅
太史宇文先生公諒既增其家譜素至京
師屬危素序之蓋其先自成都寓吳興宋
世多顯仕者端平以後蜀有兵擾不可歸
而以詩書為世業至先生復收世科為名
進仕可謂盛矣後周書云宇文之先出自
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荒野
後大入晉回因狩得玉璽以為天授故國

號宇文遂以為氏李延壽宇文部出遼東
塞外其先南鮮呼尊為侯汾音為為宇文若吟
或曰鮮卑呼尊為侯汾音為為宇文若吟
木要押為稱為趙是也天貽胡三省氏謂
後周書為非而是延壽歐陽子宰相世
系載侯汾之說而開封王應麟氏亦取之
此歲有文未士公蘇西飲其家書彙呈京
肯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備數史官求遺
書江南見先生於錢唐其後先生以書言
幾兩寄先世事狀而皆不及達史館故紀
載之際頗有遺憾今譜既成先生身為史
官當撰次家傳以傳于後世可也夫以宇
文既出於遼東塞外其文學政事照映今
古如此由此觀之可知不必產乎中土然
後為足貴耳古之聖王所謂立賢無方者
其殆是歟其殆是歟先生字子貞元統元

年進士與其統其無夫其子即示瑞云
茲斷其責再古之聖王何謂之賢無古昔
古之賢由出靡之何味不為其行中士也
文之出也意東塞其其大學如事然無今
觀當其為新事如斯之賢世同以夫以聖
濤之新願百其願今其流其生其為文
幾而寄夫世事如西皆不其其文始始
書之南其夫生茶餘其其來生其書言
昔歡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於僕者吾子楚人知龍淵太阿之
為神乎僕應之曰晉人雷孔章云斗牛之
間頗有異氣張茂先即補孔章為豐城令
掘獄基得之於是拭之以南昌西山北崑
之吐光芒艷發置劍水止精光炫目至寶
之不可闕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
若夫人才之所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

焉其孝弟能追乎古人學問無媿于今人
狗狗而不終也屹屹而有立也亦產于龍
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淵
太阿之寶內以靖諸侯外以誅叛逆其用
固阿尚見人才之為寶所以安國家利社
稷其為用當何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曰寡人之所寶
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人者將照千
里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
其氣激烈上干雲霄故遇知於識者况於
人才之生寧能甘於晦藏而沒沒無以自
見彼龍淵太阿之為神張雷二子識之矣
若夫人才之出精於鑑裁者其誰乎吳俊
仲傑秀出豐城豈非踰物產之美獨能當
其奇觀乎吳君之才且良誠世之所寶然
而辭親而客于輦下者七年而無張茂先

雷孔章之明察世孰從而知龍淵太阿之為貴雖莫知其為貴龍淵太阿固自若也

吳君與僕尤厚善故書

與客者以贈之嘗

書

其

果

其

固

貴溪鄭氏家譜序

庚寅

板

余嘗患近世士大夫之族譜牒不具無所

徵信人生之生莫知所本始則與羽毛之

類奚以異彼閭閻崛起之徒竄易傳會尤

可哂也比客京師頗從四方之名士觀其

家譜於是貴溪鄭喧宣伯出其所修世譜

蓋自周厲王少子友至於後唐左押衙立

始徙之貴溪松洋里自立至於恒且十有

六世之恒之從兄弟之後又三世矣故其
家譜號為詳脩按押牙衛君之七世孫將仕
郎晉始編為書九世孫宗學博士俊民十
一世孫武昌令穰十二世孫鄉貢進士元
齡儀鳳元芝十三世孫承直郎子顯收十四
世孫吉州軍士推官之秀鄉貢進士宗得
之怡及恒之父貴相繼纂錄則其詳脩也
固宜至其凡例所載有曰貪財為姍同姓
為昏賊行逆惡鬻其茔墓者皆削去其名
夫以鄭氏世為衣冠之族詩書之澤為深
且遠安有如上事哉其作法之嚴不得
不若是也鄭氏在唐世為大姓于今非
有專官以掌譜牒顧安得鄭氏家有賢子
孫如恒者乎余之先亦出自姬姓故恒俾
序其首

雲松隱者圖序庚寅雲松隱者圖序庚寅

雲松隱者西域彥修君之別號也孰為之

圖秘書監劉君伯熙也彥修君世胄高

顯蚤遊成均歷官清要今與劉君同官為

少監然襟度夷雅恬淡自將居京師修文

方恒杜門却掃留情詩文書藝之間嘗誦

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

立江止飛泉怪石佳華美木往往而見

昔賢之遺跡可以歷歷指數誠東南之名
山奧區徒以康於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
寄興是圖朝夕覽觀焉嗚呼世之人亦孰
窺其高致哉昔者翰林暫過九江雖嘗賞
爰廬山而有青天失色之諭亦曰吾將隱
已則其巢松之語終弗能踐今彥脩君際
國家盛明之時駸駸日鄉於顯用其勢莫
得遂其超然遠舉之志則雲松之號僅見
其彷彿於圖畫耳若余之不才貪戀微祿
於輦轂之下眷焉鄉邑寔邇茲山於是及
其強健乞身以去託跡烟霞水石孤迥寂
寥之地則隱者之稱宜歸於僕吾彥修君
果能讓之否乎劉君亦肯為之圖否乎

天子、將志、實諸、館閣、會升、進中、言始、以爲
學、教授、命之、今、銅陵、縣、主簿、李君、文、朝、其
一、八、也、君、貢、方、物、至、京、師、聞、通、余、曰、吾、少

昔賢之遺跡可以居居指教誠東南之名
山與區徒以康於職守未建置其地故
奇異是圖朝夕覽觀為病守世之人亦
果嶽嶽致特圖籍林肯德之圖百平
震之如兩節之舞宜輕於對吾君那長
其則對之舉必去若極而露不天如國
其華輝之不善高職子莫能前山亦及
其於新之圖畫早若余之不本貪戀於新

洛外送李文翔序署縣吏

至順間詔魁章學士院修經世

大典申命禮部尚書燮擇善書者三十

人以進是時號得人為盛學士賴其助為

多譽於宋其其雖為亦奇制之蓋余所聞

天子將悉真諸館閣會升選中書姑以儒

學教授命之今銅陵縣主簿李君文翔其

一人也君貢方物至京師間遇余曰吾少

遠遊及歸見宗人高年者吾家本宋外戚
和文之裔女真陷開封從高宗南遷僑居
台之黃崑內附初兵火游起故書無存者
子嘗修宋史其能為我脩陳之蓋余所聞
李氏故上党人自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
司事贈太尉元靖公幼有至行鄉里推服
劉智遠起晉陽次上党史弘肇時為先鋒
都校聞元靖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
禁兵兼京城巡檢多賊殺軍民左右懼稍
稍引去惟元靖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
得免郭威與弘肇素善即位訪求弘肇親
舊得元靖謂之曰吾與史公受漢厚恩戮
力同心共獎王室為姦邪所構史亦卒罹
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故吏也為求其近
屬吾將卹之元靖上其母弟福且素主其
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威嘉之以元靖隸柴

榮帳下後見弘肇子孫必厚禮之初補供
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
坊使宗訓立命元靖告哀南唐還判四方
館事宋初李筠判叛命元靖帥師屯河陽攻
大會砦拔之改澤潞南面行營軍事前軍
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環破筠衆於
碾子谷及平澤潞遣元靖先入城收圖籍
視府庫因請歸父喪還京師大賜予甚厚
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
進還為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
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
禁軍校呂翰構亂軍萬餘亡命在其党中
言者請誅諫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元靖元
靖請盡釋之從征太原班師命元靖為後
殿中道命乘涼車還京師元靖叩頭言涼
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耳固辭得免以

讒人訟於太祖出為鎮國軍節度使六年
召為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河決詔
元靖按巡出為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
檢使尋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
軍士咸憚於行元靖出帑藏直數百萬悉
分給之眾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元靖抵其
峒穴撫慰以私財遺其酋長在領海四五
年恬不以瘴癘為慮眾皆懷附代還拜為

右千中^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卒元靖生連

州刺史知涇州諱繼昌字世長建隆三年

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元靖

固讓雷涇州亦自言不願元靖即為聘婦

太祖頗不悅開寶五年遷為京副使入為

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

課增羨會至直二平置趙王歸德平籍

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授西京作坊

副使淳化中齊飢多盜調登萊沂密四州
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王鷓鴣平餘党
猶據險為寇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
州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
酋諭雷燒以金帶遺涇州涇州偽納之賊
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
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
同受冲濟士賊軍蘇黑二千卒云雷有終
詔進討砦於城西門賊忽開城偽遁平有
終等各以所部徑入涇州覺亟止之不聽
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
僅以身免涇州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
中戰聲泣請引去涇州曰吾位最下當俟
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平從涇州屯雁
橋門蓋其寨如故三月破弥牟砦斬首千
級大獲器仗逼魚橋門均脫走涇州入城

嚴戒部下無擾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事
平遣還其家以功領冀州刺史俄知青州
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帝幸澶州
遣先赴河上散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
臣充使乃令涇州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
部俄與韓和同至行在尋擢為西上閤門
使三年將朝陵寢以汝州近路衛兵所駐
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大中祥符元年進
東上閤門使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
再遣尚醫診視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表
求休致不免允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
祀汾陰留為京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
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衛仗其子遵勛
尚萬壽公主天禧初主誕日涇州過其家
迎拜為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噐幣珍
果美饌賜之翼日主次對帝涇州強健能

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
書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遣中使護
喪以歸鄭伸者客元靖門下十餘年元靖
待之漸薄上書訟元靖得賜同進士出身
為酸棗生簿所謂讒人者也蚤死其母
未飢嘗詣涇州乞食家僮競前詬逐涇州
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涇州生和文
諱遵勛字公武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

墜屋下衆以為死和文徐起無恙也後軍
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命尚萬壽
長公主初名勛真後益以遵字所題為元
靖孫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甯里
主下嫁而所居堂甃及瓦甃多為鸞鳳狀
和文令鏡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嘆
羨命領澄州刺史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
踰年起為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

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康州團練使
給觀察使祿時涇州官刺史和文請班其
下許之涇州得疾和文馳省不俟命帝
帝遣使合乘驛赴之既還上表自劾鳳
帝使近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
州觀察使求補郎自試出知澶州賜燕長
春殿作隈捍河七日而成遷昭德軍節度
使觀察留後拜甯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
知許州水軍不練習和文簡擇士去七八
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
不許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
有何言和文不荅太后固問之和文曰臣
無他聞但人言和文之憂和文又興和文
天子既冠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
耳但和文如此太武和文置和文世入
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

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
平與國政太后崩和文請置之別院出入
伺察之以厭眾論常師楊億為文卒為制
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
筠相友善存恤其身後卒贈中書令謚和
文子知澶州贈封儀同三司諱端愿字公
謹安德軍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謚公敏
諱端慤字守道良定通陰陽醫術星經地
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仁宗東宮尤
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
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為郡牧副使杜
祁公為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迺以待
中知冀州其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
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斃教已死恩州王則
據城畔人言教不死在賊中遂降單州團
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

李教者乃以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從華
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以願終制許之仍給其俸命提舉
集禧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京
東水民多飢大發倉廩以賑置弓馬手教
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隄以却水患民
便之尋授定遠軍節度使知澶州不拜以
留後知澶州卒

帝方宴禁中聞之為徹樂賻以黃金三百
兩贈威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兼侍中
開府以穆獻公生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
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畢御便殿慮
因放宮女開府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
幸放宮女為宦者類制反失所歸何以弭
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

鄧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
開府言嘗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
帝怒奪轉運使賞折變之禁移廬州富鄭
公謂曰肥土之政何以減於襄陽開府曰
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千名則譽者臣更事
既久知抑豪強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
其言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三百
帝以疾拱默開府求對進曰

陛下當躬攬乾綱以係人心不宜退托失
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授
醴泉觀察使神宗即位遣使即家錄取異
時章奏賜累豎東土問即外韓繼三班
詔褒之河東城囉兀開府手寫趙普諫太
祖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
仕凡大禮成賜金帛器幣品數視執政哲
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

故嘗幸其第禮太獻穆祠堂命近侍掖開
府勿拜元祐六年卒器帶品級賜諡文節
帝輟朝臨奠賻典有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恭敏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給
詔特給俸累遷東上閣門使幹辦三班院
嘗侍羣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
特異知邢冀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
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
恭敏初良定在嘉祐時嘗密請建儲人無
知者元豐間恭敏袖舊藁上之神宗嘆曰
近世賢戚也良定子成州團練使知蔡州
諱許字持正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
試學士院改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
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由東頭供奉
入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
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廊延之

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撤毀解一路之
患師出南安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
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以榮
州刺史出知潁州還幹當三班院使契丹
分畫河東北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
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贈冀
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此文翔先世事也
李氏從高宗度江家於山海曠絕之地百
有餘年宋失其國宜乎不足取微文翔雖
為學官於汶則又五十年矣此其志之可
悲也夫傳曰公候之子孫必復其始文翔
在館閣與一時之名勝遊討論國家之故
寔况於更練之熟閱歷之深足以自見於
當日公候復始吾於文翔蓋日望之故備
書所聞以為贈

人皆謂城隍元非便也遠撤數縣

書初聞心為饒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尚

當日公新野故吾家文勝蓋日望公效

宴則飲更輟公無聞斯公器足以自具

五臨閣興七報公名翻越信翰國家公

悲少夫新曰公新公長孫必歸其故文

為學官公為山五年十年矣其志公可

存翁年宋其因官平不其相繼文勝

定武王氏族譜序

王氏盛族也其出不一有媯姓有姬姓二

有禰姓四定武之王莫知其所本其可考

者自仁遇始仁遇生顗舉宗寶元元年進

士為隰川尉贈太子太保隰川公生子三

人皇祐間皆舉進士長子僅終水部郎中

知雅州贈太子太傅雅州公生孝孫知代

州五臺縣贈太子太師五臺公生安中元

符三年舉進士歷官二府臺而定武之族
益大豈獨其富貴烜赫於一時哉素嘗讀
初寬集而竊考清源公之行事直道正言
無回撓其論權姦蔡京以為欺君僭上蠹
國害民天下避之及開北邊京父子合謀
謂公名望大臣可使鎮撫新附之邦迺出
為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
撫使知燕山府徽宗之闇不疑其姦何異

顏太師之使李希烈也然公所陳事灼

見幾先而其君不悟卒至宗廟邱墟生民

塗炭公之立朝大節足以信於後世矣

今天子詔修宋史史官為公立傳既已奏

御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窮天地亘古今而

不朽後之為人臣者可不監諸公八世孫

漸能文章與素邂逅吳中脩道其家世之

懿漸從弟晉貢於江西來上春官出其世

譜俾素序之因書其後至正十一年二月
壬寅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傲舍書

不此後久為人目者曰公體臨公八世孫

嘒可體幾哉德久隆先陳天出日月古今

今天子臨於世史史官公在斯地

奎原公以公陳大嘒以公

貞幾夫而其部卒至宗廟

賤大相之斯事

補有先天觀詩序辛卯

先天觀詩一卷自翰林學士承旨楚國程

文憲公而下總若干人方曾尊師貫翁為

此觀擇山水之勝而亭臺高下位置各適

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為恨學道

之士尤樂其喧囂之遠可以離世而獨立

也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

以觀之圖及四明戴先生所為記求題咏

於朝之名鄉大夫清河元文敏公與先叔
父為莫逆交得記文手書通南望再拜
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
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
父及茲教宗師潘易吳公也元公親題其
後深加贊賞元公學問傑出中州然挾其
才不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本之善尚
有古人之風焉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
物相尚名人鉅公畢集輦下雖一詩之出
必各極其所長期於必傳而後已故范公
與太史浦城楊公仲弘豫章揭文安公之
詩皆作於布衣之時其後雖為顯人今讀
其詩亦非率爾而為者先天觀聞於四方
萬世豈不以其詩傳歟自薛真人在鄉以
來詩若干首則尊師昭世孫毛遂良叔
達所求初叔達至京師俾素賦之素辭不

敏安敢繼諸公之作求免於瓦礫之訛後
十年叔達將請於其師遁教宗師劉真人
耕隱刻梓以傳又屬素序之惟尊師行義
甚高與開府玄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
貧賤時張公既遭逢國朝寵遇甚盛數招
之不至其沒也僅藏宋高宗書陰符經史
及此卷爾張公祭之以文曰偉哉斯人秉
是正直則尊師之為人可知已他日仙者
金蓬頭結草菴觀旁獨居廿有六年素屢
宿菴聞松風澗水之音清々冷々有高舉
遠引之志顧窈祿於朝侵尋華髮讀諸公
之詩恍若夢遊塵湖之上其能無感於其
中乎

祠堂蓋詳於前而畧於後至金陵訪之亦
不可得以爲諸名宦字載之者皇松門
山讀書養親教有書問而不反此九升自

欽安敢繼諸公之作求免於疏繇之訛後
十年叔達將請於其師道教宗師劉真人
耕隱刻梓以傳又屬素序之惟尊師行義
中長與開府立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
必哉精義曩茲遠勝之其進無惑其
表信之志願誠然亦陳勉奉華筮齋諸公
啟查聞餘風斷本之音書曰念之商高舉
金董顛翻專費贖德斷否女自六平素風

臨川王氏世譜序 辛卯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
英國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公
昆弟以政業文章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
子孫多散居他郡素郡人也嘗求其譜於
祠堂蓋詳於前而畧於後至金陵訪之亦
不可得以屬諸名宦字載之者皇杜門鍾
山讀書養親數有書問而不及此允升自

其七世祖德慶史君卜居諸暨而未遑一
歸臨川來遊京師出示此本猶其先世先
澤留之數年謹錄而藏諸孔子謂夏殷之
禮皆能言之而歎文獻之不足徵然則斯
譜之存係於吾邦文獻豈可忽哉

皇帝御極之十有七年
詔三皇遣大臣攝事三獻用樂著為令從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臣文書納所請
也臣素供奉翰林嘗定課樂章太常博士
臣任棫爰制禮樂名御藥局大使臣盧亨
審其音律就正禮部尚書臣趙璉迺以
上聞臣素調官奉常為博士竊思既隆其

禮宜定著儀文頒行郡縣屬臣拭拜監察
御史因討論典故為祭禮一卷叙曰昔孔
子之傳易繫辭叙宓犧氏神農氏黃帝氏
裁成輔相之功大矣蓋有先天地開闢之
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利及於千萬世之久
雖竭四海九州之奉曾不足以圖報萬一
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孰有先於三皇者
乎然而三代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反始
何其闕然唐玄宗僅置廟京師宋太宗祭
宓犧於陳神農於亳黃帝於坊而已郡邑
編祀咸秩無文未有盛於我

皇元也在
皇元初以醫家顯其享祀議
者謂聖人之功之德含齒戴髮者皆所當
尊而事之豈獨醫家所得顯之耶由貞元
以來臣僚間嘗以為言有司漫然不省今
皇帝克承丕緒嚴恭寅畏事神治民者

靡不盡其道故斷而行之於乎盛哉臣素蒙來拜對間嘗以爲言自后皇然不省今恩幸被任使與聞禮樂之制作顧以非才愚能止副上之勤含齒履髮皆皆所當聖天子敬祀神明之意臣寔懼焉姑識諸篇端以示來者未肯復亦矣

昔入廣信文獻錄序

辛卯

年

在

歲

餘

日

黃

計

日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瀉其鍾

而爲人有文章尚節概自唐吳武陵父子

及校書黃金白啟其端緒至於宋宦南遷

中原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簽

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閣知同州鄭

氏驤以來皆能仗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

重矣余鄰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

文集序獎譽備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
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以出為是年
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他書僅
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
吏家無賢子孫使忠義泯沒史家有遺恨
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
其事而慨焉迺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
昔人所為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
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於於養而寢食之
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
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
而文質不荅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寔
者則曰盛哉文質之學也已而日積月累
可以以更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
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而文質將
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

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
風游塵一歸泯沒耶余故嘉其篤於好古
而為之序若見媿子事必再遊而情
春限曰海若文覽文學也子西曰蘇氏
而文覽不答其文也臨樂及開前為好
子必宮矣野禮歸無不致辭與非定
問不志乎此故來效客也然至年後
文編錄文覽每食而好之皆貴而
心書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辛卯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於五季宋初其後
以儒學擢科第者數世我陸文安公稱其
族盛而尚禮法宋忠臣謝公君直母家也
余至治間客遊貴溪之境始聞桂氏伯仲
以文學為鄉先生迺齋沐修頌伏謁門下
於時澹圃先生武仲方願白頭類古君子
不以余為年少揖讓為禮甚恭猶抵掌談

謝公言論風旨使人毅然有立志退則從
其子林伯游而林伯方覃思經術思有所
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不務苟阿於時
好蓋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
少余六歲而孟天才飄逸文采煥然尤克
振其家者也其後先生即世余亦以家貧
干祿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伯與孟則
以書道其慇懃友誼甚篤也乃者孟之子
訪余於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
於是見桂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索其曾
大父大父三世之文請曰吾君與我有世
契願幸序而傳之予余讀孟東蒙之詩其
四章曰內克既和外形載方相時允塞退
休式康其六章曰聖軌有卓刪述是儀爰
指我的明德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府
可謂善言德行余之不佞誠不敢易其

辭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辭有作者風
昔人三世有集以為儒林之盛事乃今於
桂氏見之何其懿哉庸游於成均謹重而
力學使余未老並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
生之幸故書以為序

馬易之金臺後藁序

辛卯

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

及再至京

師又得後稿一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

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

西方之國幽得七篇秦得十卷而止夫以

雍州之域寔在王畿自幽秦而西未見有

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

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

金山之西去中國甚遠四五北至西北至
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
附至今幾百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
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
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句章山
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
多傳誦之然則葛邏氏之能詩者自易之
始此足見我
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
有也昔余客鄞為文送易之北來以為
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樂歌薦諸郊
廟易之之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
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衛氏族譜序 辛卯

衛本周文王子封初食邑於康武王分紂

都之東國之至秦二世始廢衛君角為庶

人其後散處四方今可攷而知者曰合陽

派其初祖忠頃曰夏縣派其初祖宋鄴州

士曹勲曰興元派其初祖唐將軍志忠曰

華亭派其初祖誨誨六世孫闡宋政和八

年舉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通判鎮江府

累贈太師魏國公其長子時敏通直郎知
仁和縣生三子曰漑朝請大夫直秘閣知
處州累贈宣奉大夫曰洵迪功郎海鹽縣
主簿曰殊嘉定七年進士朝請大夫戶部
郎中兼~~攝~~司郎中若淳熙十年進士
及第叅知政事累贈太師秦國文節公涇
則魏公次子季敏之子也戶部公之元孫
鍾久居京師念宗族之遐邇命其子好義
增修世譜屬余為之序余嘗以事過華亭
訪衛氏子孫聞其賢而有文者其字立禮
杜門不與人接且將二紀欲問其故家遺
事卒不可得~~盡~~猶幸因鍾而稽其世緒之
詳蓋華亭之衛莫盛於宋世變以來衣冠
之胄往~~之~~淪替譜牒散亡而傳聞荒忽而
衛氏之後獨可徵信如此異哉夫人事之
得喪~~言~~去~~言~~一來者天也至於上承詩書之

澤下為曾玄之計厥有道焉昔康叔之始
封武王告之以祗遜文考又曰敷求殷先
哲王曰丕遠惟商考成人曰聞由右先哲
王說者曰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
以見義理之盡斯言也凡康叔之裔皆可
服行之矣鍾之北遷混於闐闐而不為習
俗所變知教其子吾知衛氏之復其始故
序以徵之氣余為之氣余嘗知事而事嘗
亦平明倫傳序辛卯當盡置之夫宜歸辭之
明倫傳五十卷曰君道父道母道子道婦
道夫道妻道友道共交友師生家臣僚屬
知舉凡十五門蜀郡楊君三傑之所著君
既序次之而列其凡例於前監察御史以
君書益於世教薦之於朝集賢翰林禮部議
以允合中書移江浙省刻其書蓋嘗求君
著述之意以為人世處人倫之常可能也

至於處變而權其變者不可能也且常而
至於變固人倫之不幸素其位而行顧不
在於我耶然而未易言也非格物之深使
義精而仁熟固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
謬過與不及其失則均君之為書誠足以
資學者格物之助譬諸養生之菽粟治病
之藥石其可闕哉且抑先王之澤既熄數
千年間議論之未當處置之失宜經權之
不明性識之昏蔽雖處君父之尊猶不能
明乎臣子之所當為況於其他乎此書之
盛行於天下家藏而人誦之彞教庸行其
有成法因時制變不失其常豈待權然後
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哉君著書之功於
是為大而猶陷於偏党而不自覺無乃自
暴自棄之甚者君亦末如之何矣君在京
師數與余論天下事觀其練達政務而沉

毅有為則其書非直為空言也乃序而歸

之君字曼卿者亦未嘗不自覺無氏也

長於大節而能自覺無氏也

味雖重其然也味未致其香書之也

齊志其因執陳變不為其常宜皆難也

為其志不為其常宜皆難也

胆素百子之所當為其出平其書也

亦用其端之名其書也

元氏世祿序壬辰

唐之末世盜賊蜂起黃巢党柳彥璋陷撫

州先南庭府君昆弟戮力平寇攻彥璋於

象牙潭斬黃可思李道謙僖宗嘉其功授

府君刺史府君之弟諱仔倡為新州刺史

再授虔州刺史改弋州刺史加饒州制置

使楊行密自稱留後遂為淮南節度使及

其子渥偽稱吳改元隆演盡陷江西州縣

弋州府君依吳越錢氏梁貞明三年十月
六日卒年五十有八弋州府君二十二子
其十五人德昭易姓元氏從吳越錢弘俶
歸宋事見宋史宋以德昭為右僕射兼侍
中晉國公生九子幼子守文咸平進士官
止大理寺丞知白州生子絳天聖五年進
士神宗時參知政事官至正議大夫魏郡
公太子太師謚章簡生二子耆甯耆弼五
孫延祖似之紹京紹直紹孝曾孫之可考
見者曰康曾自章簡公二子而下其歷官
皆莫得而詳五孫亦不知耆甯有子若干
人耆弼有子若干人康曾者亦不見五人
之中孰為其父弋州府君子廿二人晉國
公為最顯曾末七世已漫不可稽而欲求
世書人之裔愈難知己自易姓以來危氏
有諱清臣嘗與章簡公以詩叙宗盟章簡

公亦歸南城界潭省墓刻石永福僧寺至
尚書都官員外郎右正言諱佑章簡公實
銘之章簡公故第在平江之帶城橋至正
四年素以事道出平江徧詢其後無有能
言者徵諸吳郡志亦無一字及之括蒼潛
安撫說友尹臨安作郡志頗載其事平陽
張君仲舉與素同官史館閱語素曰杭之
新城有儒者元姓自謂與君同出信乎素
喜甚會大梁段君吉甫亦在史館將還錢
唐亟以此事屬之段君三使人訪諸新城
終無所聞章簡公墓在錢唐縣履泰鄉之
鳳凰山北庭觀盧君元賓以選守杭元賓
與素有交誼以是為請諾焉及紅巾賊起
杭城陷素備官於
朝不能即還江南因稍列其譜圖而附以
金石簡冊者為元氏世錄一卷用藏於家

他日續有所聞當備紀焉以見夫宗族之
義雖遠而不可忘也辭既其體圖而相
林祖訓素酌宜榮在事法之學於情正
興素育交臨也是為靜端而中無成
鳳凰山北其麟盡其天賞以聖之族天
昔我太子太師章簡公以世家子登宋天
聖五年進士甲科歷任州縣號為清強神
宗既更庶政欲慎選詞臣宰相王公安石
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望其真誠耳
陛下不能用耳元某是也時雖作龍圖閣
學士賞賚至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
林學士其制書林思翁身身林愈謹軒宗

詔令純深溫潤抒思深長長於應對神宗
深加賞賚至於碑表詩歌之文無所不精
丞相蘓公頌論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原
流或推究天人善惡之應叩其所屬往々
更相推許由是知公之學豈可以淺近窺
哉素之先世藏公玉堂集讞獄集等書兵
燬之餘無復存者及客京師得玉堂集二
十卷於翰林國史院公庫因假傳鈔蓋為
學士時代言之作也又從鬻古書者得玉
堂詩集十卷餘所得者鹿苑寺記等文
數篇而已謹叙而藏之凡所以頌公者皆
非一家之私言也自公之沒其二百六十
餘年吾宗詩書之澤猶未至於斬絕者抑
公有以振起於前歟後之人讀公之書尚
無怠於世業可也

詔令純深溫潤行思深長長於應對神宗
無意或世業可出表詩歌之文無所不精
必南以壯強而備無窮之人壽必及書尚
錄平母宗於書之戰蘇未至余補綴於此
非相察之學言也自公之學可二時之古
媿蕭而止勤雖而謙公之所以公也
堂於禁十卷積而歸昔而或書之
學也相於言也於此也於此也
因策送許巡檢序壬辰
至元間漳之南勝寇作郡民往來結寨以
自保長泰有寨曰天城居民最多而逼於
賊龍溪士許君存衷傾貲募兵擊賊亡算
遂解其圍天城之民不致汙染而父子兄
弟夫婦獲相保以生存衷之功也事平存
衷恬然不自言後十有四年憲帥兩府薦
授南勝定南寨巡檢將行過余執別蓋自

寇平之後多取功狀來以獻余特假蓋自
上若今永春尉胡君長泰主簿方君余嘗
與論事知其才足以有為皆為文以送之
矣存衷圖書生之奮不自顧而力與賊抗
以衛其民非灼知大義之所在其能然耶
此豈與武夫悍卒同日而語哉昔者竊議
之中洲江南歸於版圖者歷歲滋久秦以
國家之法制莫非以惠安元々為本然而
盜賊之竊發或連數城其何故歟守令之
失職武備之不修有以致之然也閩粵去
朝廷萬里方盜之起警報或失其辭無言
上聞非旬月不可達及選將用兵聲罪致
討而賊勢益張誠宜使其民自相為保護
斥堠置烽燧聲勢相倚而緩急相救則盜
雖劇可平矣古者寓兵於農其意或出於
此顧以百萬之師使之長驅遠征寒暑之

異候。飢渴之失。宜。吾。和。見。其。利。也。况。於。州。縣。困。於。送。迎。黎。庶。疲。於。共。給。其。莫。若。民。自。為。保。為。計。之。善。漳。之。禦。寇。已。試。之。明。驗。何。憚。而。不。行。哉。鄉。也。存。衷。之。慮。布。衣。捍。禦。之。功。已。章。明。若。此。今。為。王。官。以。捕。盜。為。職。業。功名。之。立。將。兆。於。斯。大。夫。君。子。其。得。無。言。以。送。之。乎。

山。大。漫。銅。要。畧。序。壬辰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

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漫。銅。

要。畧。於。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為。復。

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

理。為。場。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余。序。之。

序。曰。錢。幣。之。行。尚。矣。然。而。鼓。鑄。之。無。窮。產。

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漫。鉄。以。為。銅。用。費。

少而收功博宜乎
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
支判官許申能藥化鉄成銅久之工人厭
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
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胆泉浸鉄取礦
煎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六一曰黃牛
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日曰永豐青山黃
山大嵒橫泉石墻隄齊官隄小南山章木
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
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日曰西焦原銅
積大南山橫槎隄羊棧隄冷漫橫槎下
隄陳君鑪前上隄下下隄上炭灶下
炭灶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為溝百三
十有八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為最多
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潜所撰以授
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甲少

師之孫叅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寔序志之
我書野文夫觀之則亦足觀於世矣
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
理之父諱逖以其書來上皆命為場官未
及鑄印而場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
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顯於一
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治鑄
之無功寶藏之不興哉雖然生之者眾食
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顧上之人力
行何如耳昔者張氏若贈少師諱根著述
傳學者忠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復始將
在乎是異時之所立當不止於此也理字

伯雅

公之文也公諱復字履中世家開府之祥

壬辰

符其先人累官開右遂為京兆人公年十

有六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

方刻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就制

舉家用兵靈夏時相誘公為侍從公毅然

卻之邊臣請造戰船戰車則又力疏其非

公之文也公諱復字履中世家開府之祥

符其先人累官開右遂為京兆人公年十

有六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

方刻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就制

役乃罷其節概之略見者若此所蘊之大者固未試也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肅公從公之孫龜年龜芻得公文集將刻而傳之不果錢公之孫左丞相成國公象祖稱公學問淵源文章爾雅議論醇正淳熙元年守信州乃刻於公庫以成先志今百七十年矣素少讀夏書建安蔡氏於禹貢導河積石之下引公數言且謂公之學甚博自是欲求公他文久而弗得比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賈丞相似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來言曰吾郡所集滴水集僅存而多所脫落彬游京師遂摹刻其書以來彬又從儒學假舊藏本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校定然彬與素皆貧恨力不能完其版姑序識之使吾後之人知先正之文日就湮沒其難致如

此彬之高誼詎可忘哉公嘗謂漢唐之文
人皆竭其精思自謂濶步一時曾何所補
亦小技而已其志必欲發道之奧明理之
隱宜其文之可傳也

直家本黃詩清滿文贊以書來言曰吾得
越奉辭林汝蘇讀公全集蘇長賈安賦以
之譽其題自是始未公外父人西來歸以

永豐王氏族譜序

壬辰

由大新四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於京師曰
此大母俞夫人手筆也吾少孤大母鞠而
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書於
譜尚書韓公無咎內翰洪公景廬為府君
輓詩書壁間夫人懼夫壁有時而壞則又
書於譜若夫人之於王氏承家裕後之意
何其懿哉素昔修家史知君之先有大勛

勞欲為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為書請以夫
人手澤匱藏於家廟顧旦暮驅馳有不暇
及君將歸江南乃以序為屬叙曰王氏其
先琅琊人轉徙大名成安其可見者唐末
處士肇肇子景為洛州錄事贈將作監將
作子遷贈光祿卿光祿生明遭宋之興克
樹大業為推誠翊戴功臣贈太子太傅其
後仕者相踵而起其居永豐者由太傅四
世孫同始至君又十有二世矣夫以太傅
際風雲之會功名顯赫著在彛鼎歷數百
年之久而世胄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
數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人市不易
肆草李氏之弊法而薄其賦稅嗚呼此豈
武夫悍將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起
無益之事興無故之訟骨肉自相吞噬用
度過為侈靡輕棄祖業謀拆故居廢四時

祀先之禮忘在庭義方之訓其為言至簡
非獨王氏可以服之凡為人子孫者以是
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遽廢廢者亦可
以使其興也叙其譜以推本其原而及其
先訓亦足儆夫世之人且以自勵焉不為

文殊師利菩薩無生戒經序 癸巳

梁武帝時菩提達摩至於金陵問荅不契

折蘆度江留楞伽經曰此可傳佛心宗震

旦之人有為佛氏學者敬信而誦習之因

是而開悟者未易悉數蓋天竺距中國十

萬餘里言語不通文字亦異則其書之未

及翻譯者尚多有之不獨楞伽而已皇元

泰定初中印土王舍城剎底里孫曰持空

師見晉王於開平論佛法稱旨命有司歲
給衣糧師曰吾不為是也因東遊高句驪
禮金剛山法起菩薩道場國王衆諸臣僚
合辭勸請少留師乃出文師師利菩薩無
生戒經三卷欲衆生有情無情有形無形
咸受此戒聞者歡喜諦聽血食是邦者曰
三岳神亦聞此戒卻殺牲之祭愈增敬重
師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道則
然說法放戒老婆心切故是經因事證理
反覆詳明讀者若楞伽之初至歎息希
有嗚呼五濁惡世其人之迷謬已甚不有
以警動開諭之終無以為入道之基矣師
之學得於南印度吉祥山普明尊者天歷
皇帝詔與諸僧講法禁中而有媚嫉之者
窘辱不遺餘力師能安常處順湛然自晦
居無何諸僧陷於罪罟師之名震暴中外

四方信嚮彌篤今罪罟請之亦蒙暴中
皇帝眷遇有加資正院使姜金剛既施財
命工刻是經以傳門人達蘊請余為序
之學勸余南時更言拜山晉所尊昔天
必警備開館之無必入館之基矣
前歲和五國事世集人志皆不
三文身躬所勸書法計之師至漢唐
庶幾古法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蓋卷上都分學書目序癸巳學堂
開平距大興且千里大駕歲一行幸恒以
仲夏之月至及秋則南還故百司之扈從
者驟往倏來無久居之志在上者固簡其
約束而弗違有所程督使國子監歲以助
教一員佩印分學學政學錄或一員伴讀
四人寔從諸生之在宿衛或從父兄多至
數十人以稟給庖隸自隨學館即孔子廟

西北為之遠絕塵囂人事稀簡助教專於
教事非休假不出戶可以稽經誦史探索
精微之蘊百司扈從者求如分學之安適
亦云鮮矣至正十三年助教廬陵毛君文
在寔在行中乃節縮餐錢之美購書一千
二百六十三卷為三百五十冊寔於分學
蓋上都書最難致昔賀注陽王為留守嘗
遣教授董君買書吳中藏於學宮刻書目
於石文臣之嗜學者往往假讀之比還必
歸諸典守者先是分學亦假其書或他司
已假則不可得有志於覽古者甚為之惜
願分學買書自毛君始繼至將歲歲而增
益之當至於不可勝筭諸生學古以入官
治心修身一徵諸方冊毛君之功夫豈
少哉祭酒魯郡王公移牒開平府俾以其
書與儒學舊書並藏置書目一藏崇文閣

言裁開平儒學二隨分學而余序其端是

年分學者學錄李文伴讀劉壽張儼苑牧

陳信也為長一題前大母三五五八

益六辭吳公不可無美齒也

既使學買書向邦長既職至後

子與便不不既為志公真古其書

體書典子於於其學亦其書後

故不交五之於學其出

林音艾蜚英赤納忍山百韵詩序乙未

余好考求宇內山川風俗物產獨北方無

載籍至其地者往往不能言雖言之不能

悉也古田主簿番陽蕭澄嘗為和寧

學官出其所撰和林賦又有孛生者亦番

陽人為兵馬司吏其人儒者頗紀錄其概

余將撰次為和林志願有所未暇北同郡

父君蜚英為內史府掾史甘貧厲行冰蘖

自持同列疾其異已令式百司官曹凡後
至者當速役君名最居上乃令分府北行
聞者為之不平君欣然曰吾壯遊之念畢
矣即就道館寓赤納思山之下暇日因登
是山作詩百韻千言以紀述其勝至正十
六年季春之月也後五年孟秋之月君為
左警巡院判官與余皆謁告養痾錄其詩
相寄鋪張皇元之豐功大業慰余之素
志又足以助成其書故幽憂之疾為之霍
然以蘇君之為惠者至矣古人有云登高
能賦可為大夫其君之謂歟因書其後以
歸之

杜氏世譜考異序 乙未

至正八年天台杜君昌閣奉其世譜航海

以達京師俾史官臨川危素為之序素以

杜氏世大何以序為君自是相見輒以為

言廼取其書玩繹之有^未盡合者因旁稽他

書著為杜氏世譜考異一卷叙曰昔者周

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唐子孫改封為姓

杜其後宗族散處他國隰叔奔晉為士師

因為士氏會食邑于范又為范氏故宣子
謂魯叔曰陶唐氏御龍氏秦龍氏豕韋氏
唐杜氏范氏皆其祖也杜氏之後洩適魯
為大夫出奔于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
赫為秦大將食邑于南陽衍子孫因居焉
世稱杜衍赫三子上党太守秉生南郡太
守禮禮生御史大夫周唐太曆七年安平
公顯六世孫太子賓客信嘗修譜宋中興
館閣書目猶載此書則嘗刊行于世矣以
司徒岐國安簡公之善著書包絡古今號
為精密未遑自修其譜何耶歐陽文忠公
有言自春秋諸侯之子歷秦漢千有餘歲
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于
今者惟杜氏則其譜宜最為詳盡而猶有
所抵牾學者之欲考求故寔夫豈易言哉
素嘗求史館遺書于行省遇越問初國正

獻公無有也至黃崑得太子贊善梓州通
判誼丞相清獻公及其子澣之事刊諸宋
史又嘗有世德記以遺君考異之作抑以
見素于杜氏深致意焉他日君歸其鄉搜
訪訂使歸于一是山林之下宜有好古博
雅之君子以補素之不逮云爾

說學齋稿一百三十五首余前三十年從
吳純甫借觀今吳氏之書往往散失予一
日忽憶此書亟問其家而尚存為之甚喜

蓋公所自書前有臨川危素太樸著七字
而篇別不為聯卷紙尾皆暗記所作年歲
獨以賦頌贊記序為次以此知公自珍其
文若此蓋錄藏之以待編次者也然尚有
其半而軼矣說學齋稿者亦予向時所見

標題亦公之真蹟今復脫去昔宋太史蘇
公在至正中以文名天下淵深精微獨繼
歐虞之後予家苦無書而公集五十卷尚
之獲見故命童子錄而存之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亥歸有光跋





